臺大歷史學報第 64 期
2019 年 12 月，頁 1-55

BIBLID1012-8514(2019)64pp.1-55
2018.10.11 收稿，2019.3.21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1912_(64).0001

三　清　考

李　穌　書*

提　要

唐前道教受到佛教的刺激和影響，在科儀、教理等方面都出現了各具特色的變化，同時也產生許多尚待解決的問題。像是各類道經所錄主神紛雜無章的情況，便屢成佛教攻擊道教的口實之一。時至今日，道教至尊神為「三清」雖已廣為人知，但唐前道教的至尊神信仰建構過程不僅事涉漢代以降各種信仰傳統的整合問題，也和道教是否得以和儒釋二教鼎足而立的基礎息息相關。三清信仰的形成在道教史上有巨大影響，但目前對此過程進行完整考察的研究尚寡，且多認為三清成立於南北朝，或不晚於初唐。本文在道經的基礎上，盡可能利用正史材料、文學作品、碑刻題記和造像等相關史料，希冀以更全面的角度追索三清信仰的形成過程，並嘗試還原其發展與變化的軌跡。

關鍵詞：三清　道教　天尊　老君　玉清

* 東京大學大學院人文社會系研究科助教
東京都文京區本鄉 7-3-1；E-mail: liheshu@hotmail.com.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前 言
一、《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的至尊神體系與幾個問題
二、唐前道教之三清說與南北朝道經之至尊神
三、道經至尊神體系的形成
四、道教三清尊神體系之成立
結 語

前 言

北周武帝天和（566-572）以來，道釋二教兩相傾軋，武帝最終於建德三年（574）五月十七日，決定「斷佛道二教，經像悉毀，罷沙門道士，並令還俗」。[1]對北朝佛教而言，這是繼北魏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446）毀佛事件後的又一大打擊。[2]魏、周二武毀佛之舉的背後固然可見道教運作之跡，然北朝道釋二教之頡頏，並不僅囿於廟堂之爭，亦及於教理之辨；後者如北周甄鸞（535-566）上書武帝〈笑道論〉，與其後不久釋道安所作〈二教論〉，均可謂其代表。二〈論〉羅列道教教理的薄弱環節，逐條批駁，其中關於道教未見最高共同信仰這點，[3]尤其和道教是否具備能與儒釋二教相抗衡之一「教」的資格息息相關。[4]佛教的抨擊固然猛烈，

1 事見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卷 47，〈藝術・褚該傳〉附傳，頁 850-851；釋道宣撰，《續高僧傳》，卷 23，〈護法上・智炫傳〉，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以下簡稱《大正藏》）第 50 冊，頁 631b-632b。

2 北周武帝廢佛毀道之舉的相關研究甚夥，代表性研究可參考塚本善隆，《魏書釈老志の研究》（京都：仏教文化研究所出版部，1961），頁 357-518；野村耀昌，《周武法難の研究》（東京：東出版，1976）。

3 如〈笑道論〉「太上尊貴」條，收入《廣弘明集》，卷 9，收入《大正藏》第 52 冊，頁 148a。關於唐前佛教對道教的批判模式，見拙論，〈『弘明集』『廣弘明集』に見られる道教批判理論の定型化について〉，《東方宗教》第 125 號（2015 年 5 月，東京），頁 25-46。

4 關於南北朝時期「教」的理解，見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但如其所陳，當時諸道經所見的至尊神或作老君，或作天尊，不僅神靈名號紛繁不一，同一部經典當中對同一神靈有相異稱謂的情況亦所在多有。缺乏一貫且共同的至尊神信仰，顯然已成為道教教理上的薄弱環節。

然而，這一混亂的情形今日已不復見：不論是北京白雲觀或臺南天壇天公廟，在現今華人社會較具規模的廟宇當中，其主殿或最高處往往可見奉祀道教至尊神「三清」的空間。甚至當代的傜族祭司在舉行地方祭儀時，也將道教代表神「三清」奉於祭壇。[5]三清信仰的形成在道教史上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目前學界對此的專題研究尚寡，不僅未見考索「三清」一語的研究，使用的材料也多以道教經典為主。主流看法認為，三清信仰成立於南北朝，[6]或不晚於初唐。[7]本文以今日借指道教至尊神的語彙——「三清」作為線索，除了以道經為基礎史料外，也盡可能利

頁 511-538；中嶋隆藏，《雲笈七籤の基礎的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4），頁 481-506；小林正美，〈東晋・南朝における「佛教」・「道教」の称呼の成立と貴族社会〉，收入渡邊義浩編，《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歴史学・思想史・文学の連携による——》（東京：汲古書院，2011），頁 51-63。

5 譚靜，〈過山系瑤族（ミエン）に見る「三清神」について〉，收入廣田律子編著，《ミエン・ヤオの歌謡と儀礼》（岡山：大学教育出版，2016），頁 277-314。道教儀式進行之際，三清像往往懸掛或擺放於儀式空間之最高處。此外，學界對如何定義道教有不少相關討論，相對全面者，見橫手裕，《道教の歴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15），頁 3-21。

6 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主編，《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上冊（臺北：中華道統出版社，2000），頁 9-185；Livia Kohn 所撰的詞條，見 Fabrizio Pregadio,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vol. 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p. 840-844. 胡其德，〈濟度與登真：從三官信仰到三清信仰〉，《健行學報》第 34 卷第 1 期（2014 年 1 月，桃園），頁 75-103。

7 如王承文，〈論中古時期道教「三清」神靈體系的形成——以敦煌本《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8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廣州），頁 34-59。黃海德考察道經後，認為不宜將今日所見三清信仰的形成期遽斷為南北朝或唐初，本文的分析結果亦支持此一看法。見氏著，〈試論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內涵及其歷史演變〉，《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2 期（北京），頁 72-79。然而，黃氏日後論文卻認為唐代道教至尊神信仰有「三清」與「三寶」並存的現象，見氏著，〈唐代道教「三寶窟」與《南竺觀記》〉，《中國道教》2011 年第 3 期（北京），頁 15-20。本文考察結果與此相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用正史紀錄、文學作品、碑刻題記和造像記等相關史料，希冀以更為全面的角度追索道教三清信仰體系的形成過程，並嘗試還原其發展與變化的軌跡。

一、《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的至尊神體系與幾個問題

對於佛教認為道教無至尊神的揶揄，道教方面並非全無反應，在南北朝時期便有過數次整編神靈體系以期建構共同至尊神的嘗試。[8]其中最具代表性且廣為研究者徵引的經典，便是一般認為成於梁代高道陶弘景（456-536）之手，[9]並經唐末道士閭丘方遠（?-906?）校定的《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下文略稱《真靈位業圖》）。[10]今本《真靈位業圖》收錄於《道藏》洞真部譜錄類，由一篇有陶弘景署名的〈序〉，以及將所有真靈名號按位階劃為「第一」至「第七」共七部的正文所組成，[11]在此七部當中，各部之「中位」神靈即是該部所錄諸神靈中位階最高者。據此，各部所見的至尊神當為：（一）上第一中位：上合虛皇道君應號

8 如後文將考察的北周道教類書《無上祕要》。

9 陶弘景相關研究，可參考麥谷邦夫的系列論文：氏著，〈陶弘景年譜考略（上）、（下）〉，《東方宗教》第 47、48 號（1976 年 4 月、10 月，東京），頁 30-61、56-83；〈梁天監十八年紀年銘墓磚と天監年間の陶弘景〉，收入礪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頁 291-314；〈華陽隱居への道——若き日の陶弘景と草創期の茅山〉，收入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刊行会編，《中国思想における身体・自然・信仰——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東京：東方書店，2004），頁 367-381。另參石井昌子，《道教學の研究——陶弘景を中心に——》（東京：国書刊行会，1980），頁 25-119；鐘國發，《陶弘景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10 陶弘景纂，閭丘方遠校定，《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收入《道藏》第 3 冊（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以下收於《道藏》各道經，出版資料皆同，不另註出），頁 272c-282a；王家葵校理，《真靈位業圖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3；本文所錄文字與標點皆逕錄自《真靈位業圖校理》）。

11 神靈位階的排序方式，由高而低分別為「中位」、「左位」、「右位」。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元始天尊；（二）第二中位：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12]（三）第三中位：太極金闕帝君；（四）第四中位：太清太上老君、上皇太上無上大道君；（五）第五中位：九宮尚書；（六）第六中位：右禁郎定錄真君中茅君；（七）第七中位：酆都北陰大帝。

根據「上第一中位」的末尾，即記錄於該部最低層級之「右位」諸神靈名號結束後與「第二中位」神靈名號起始之前的一小段文字：「右玉清境，元始天尊為主，已下道君皆得策命學道，號令群真。太微天帝來受事，並不與下界相關。自九宮已上，太清已下高真仙官，皆得朝宴焉」，[13]可知在略去第五至第七這三部分，即非職領天界的神靈後，[14]《真靈位業圖》所展示的道教至尊神體系當為第一至第四中位，即「上合虛皇道君應號元始天尊、上清高聖太上玉晨玄皇大道君、太極金闕帝君、太清太上老君、上皇太上無上大道君」。除了全經未見以「三清」喻至尊神的用例外，另有二點值得注意：一為冠於各神靈稱號前所示的道教天界觀，如「玉清」、「上清」等；另為神靈稱號所見的主要神靈系統，即「天尊」、「帝君」等系之神靈。在進一步分析之前，有必要先討論《真靈位業圖》的文本及其相關問題。

今本《真靈位業圖》經閻丘方遠的校定，已異於《真靈位業圖》成書之時。清中葉便有學者指出，這份看似條理井然的神靈譜系紀錄，其實從作者到內文皆有可議之處。[15]據學者研究，北周《無上祕要》卷83-85所錄〈得鬼官道人名品〉等各〈道人名品〉六章，[16]和敦煌出土文

12 除卻「上第一中位」外，諸中位神靈名號下均有小字注，今略去不錄。

13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頁 273a。

14 都築晶子指出，東晉南朝道經所見諸神靈之稱號其實具有反映現實社會的一面。參見氏著，〈南人寒門・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いて—『真誥』をめぐって－〉，《東洋史研究》第 47 號第 2 期（1988 年 9 月，京都），頁 24-55；〈南人寒門・寒人倫理の意識について－東晉後半の上清派經典を中心に－〉，《東方宗教》第 78 號（1991 年 11 月，東京），頁 45-68。

15 《真靈位業圖》的研究史，見廣瀨直記，「『真靈位業図』の作者について」，〈六朝道教上清派再考——陶弘景を中心に〉（東京：早稲田大学博士論文，2017），頁 108-143。

16 《無上祕要》，收入《道藏》第 25 冊，頁 1a-296b；周作明點校，《無上祕要》（北京：

臺灣大學學術典藏資料庫

書〈P.2861 無上祕要目錄〉所錄而今本《無上祕要》已佚的〈得上清道人名品〉、〈得玉清道人名品〉二章，[17]其底本可能和原本之《真靈位業圖》高度相關甚或相同。[18]但不論是《無上祕要》所據底本，抑或唐初《道門經法相承次序》所引《真靈位業經》，[19]諸本內容不僅互有齟齬，且顯然與陶弘景所纂之茅山降真資料集《真誥》的內容和書寫方式相異。基本上，可以排除《無上祕要》所收諸〈道人名品〉、《真靈位業圖》和《道門經法相承次序》所引《真靈位業經》等三種文本之作者或編者為陶弘景的可能性。若然，將《真靈位業圖》的至尊神體系視為梁代道教產物的認識，恐怕有重新審視的必要。儘管如此，《真靈位業圖》的天界觀和部分神靈系統已見於陶弘景之前的南朝道經，下節就此作進一步分析。

二、唐前道教之三清說與南北朝道經之至尊神

今日習將「三清」代稱為道教至尊神或最高天界，本節將以此為線索，依序檢討「三清」一語在唐前上清經系、靈寶經系等道經當中的主要用例，以及諸道經所見至尊神信仰的形成過程。

《上清大洞真經》是上清經系早期的核心經典之一。[20]據當前研究，

中華書局，2016）。

17 〈無上祕要 P.2681〉，收入李德範輯，《敦煌道藏》第 4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頁 1853。

18 關於《無上祕要》所據底本和今本《真靈位業圖》所據本的先後問題，王家葵和廣瀨直記持相反意見；廣瀨氏認為《無上祕要》所據底本列出的神靈名號，當是在陶弘景《真誥》的整理按語上作成者，即《無上祕要》所據底本當成於陶弘景之後。

19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收入《道藏》第 24 冊，頁 782c-802c。

20 《大洞真經》的成立年代，見麥谷邦夫，〈『大洞真經三十九章』をめぐって〉，收入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頁 55-87；張超然，〈系譜、教法及其整合：東晉南朝道教上清經派的基礎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頁 225-252。

臺灣大學藝術類古籍數位資料庫

《道藏》所收 6 卷本《上清大洞真經》為複合文本，各組成部分的作成年代不一，經中各章「大洞真經曰」所引的文字，一般認為是相當於最古層之經文，即東晉《大洞真經三十九章》。然而該部分經文並無「三清」的用例，全經「三清」用例多見於各〈章〉和各〈玉清王祝〉，如卷 1 祝文：「太一帝尊，帝一玄經，五靈散景，鬱徹三清，玉童玉女，燒香侍靈」、[21]卷 4〈高上神霄玉清王祝〉云：「玄母定籙，五符開清，胞根滅種，血穢殄平。七祖父母，超詣三清，無英明夫，掌我仙經」。[22]前引祝文和其上下文雖未解釋「三清」的具體內容，其指「天界」的語意甚為清楚。

以「三清」借指神靈的用法僅見卷 2 一例：「兆乃口吸神雲，咽津三過，結作三神，狀如三清，紫衣冠，下入絳宮」，[23]該處為〈泥丸上一赤子章〉的注解，作成年代當為全經各部中最晚出者，且未具體說明「三清」是何神靈。需稍加說明的是，全經各〈章〉的注解形式多作「結作……，狀如……」，這部分主要是教導修道者如何存思神靈形象，令其進入修道者體內以練氣的法門提示，且附有圖繪以利存想。按道經圖像的繪製慣例，多以圖像的大小、高低以別其神格尊卑，平級者則大小、高低一致，[24]如《道藏》第 1 冊扉頁處附「三清」尊神的圖繪，三位神靈的位置、大小均一，未有高下之別；然前舉卷 2 該處和「三清」形象對應的圖繪，則是由二神靈夾侍中央一神靈所構成，中央神靈的位置略高，三者顯然非平級關係。綜言之，今本《上清大洞真經》所見「三清」用例多指天界，借指神靈的用例唯前引卷 2 一處，但其作成時間當晚於東晉，且圖繪所示的「三清」尊神亦迥異於今日對「三清」的理解。

此外，《道藏》本《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 5〈上清大洞

21 《上清大洞真經》，收入《道藏》第 1 冊，頁 515a。

22 《上清大洞真經》，頁 539a。

23 《上清大洞真經》，頁 526a。

24 關於《道藏》的圖像研究，見尹翠琪，〈《道藏》扉畫的版本、構成與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43 期（2017 年 9 月，臺北），頁 a5-a6、1-79、81-140、3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真經目〉所列唐前上清經系諸經大多能在《道藏》找到相應的經典，[25]檢其內容可知，唐前上清經系所見「三清」的用例多解作天界：如東晉《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飛經》[26]關於「三清」的用例約有四處，像是「有得此文，超騰九玄，縱跡飛影，洞覩三清」、[27]「變景鍊骨，道昇三清，得迅飛輿，上造玉庭」等。[28]又如《洞真太上金篇虎符真文經》「我佩真符，役使萬靈……太微上命，上昇三清」，[29]和《太上三天正法經》「眾吹雲歌，麟舞鳳鳴，激給玉虛，瓊振三清」等。[30]經中雖未說明「三清」具體所指為何，但將其理解為天界當無大礙。較前舉諸經較晚成書，由陶弘景所纂《真誥》內僅一處「三清」的用例，[31]為卷 4〈運象篇第四〉：「慈寬博採，聞道必行，逍遙飛步，啟誠坦平，策龍上造，浮煙三清」，[32]此處「三清」顯然也作天界之意。此外，「三清」一語亦見於 6 世紀前成書的《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33]如卷上「但有是經……五帝防衛，剋得下仙，或尸變輪轉，昇入靈房，但不得受於玉虛之任，遊三清之中耳」、[34]「此高上自然之文，上相撰飛玄紫氣之字，以雌黃書碧瓊，佩

25 神塚淑子已將〈上清大洞真經目〉所見諸經與《道藏》的對應經典製成對照表，極便於檢閱，見氏著，《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9），頁 166-167。

26 此經成立年代，見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頁 183-202。

27《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飛經》，收入《道藏》第 34 冊，頁 54c。

28《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飛經》，頁 59c。

29《洞真太上金篇虎符真文經》，收入《道藏》第 33 冊，頁 570c。

30《太上三天正法經》，收入《道藏》第 28 冊，頁 407b。

31 《真誥》的代表性研究可參考 Michel Strickmann, “The Mao-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63, no. 1 (1977, Leiden), pp. 1-63；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頁 17-122；Isabelle Robinet,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trans. Julian F. Pas and Norman J. Girardo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32 《真誥》，收入《道藏》第 20 冊，頁 514b。

33 《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收入《道藏》第 34 冊，頁 8c-29a。《無上祕要》已多處徵引該經，見周作明點校，《無上祕要》下冊，〈附錄二、無上祕要徵引經書及引文位置對照表〉，頁 1328。

34 《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頁 9b-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身遊五嶽，入三清，制群魔，御萬靈」，[35]以及卷下「遊眇四天，洞披三清，逍遙無崖，高映太冥」等，[36]均為天界之意。以上盡可能按經典作成時間考察唐前上清經系道經的「三清」用例，可知除《上清大洞真經》一處用以借指神靈外，基本可以認為唐前上清經系對「三清」的主要理解，為天界之意。

作成年代略晚於上清經系的靈寶經系諸經，[37]對「三清」的理解亦與前者相去不遠。如《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上天得道高聖大神，及諸天真人，三清、九宮、五嶽飛仙之人，莫不悉從靈寶受度，祇得為真仙者也」，[38]其中三清與九宮、五嶽並列，明顯指特定的空間而非神靈。或如《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卷下描寫修道者若能按經修持，將獲得「位及至真，超凌三清，迅足九霞，朝宴太玄也」的功效；[39]《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卷 4 強調修道者若識得諸天內音的妙用：「學識其音則享福，不知其音則被殃，故得魔王保舉而身昇三清也。」[40]二經將「三清」視為天界的意涵相當清楚。

需進一步討論的是唐前上清、靈寶經系道經將「三清」解作天界所指涉的具體內容。已有研究者指出，唐前道教最初承襲自先秦以來如九天、五天等傳統的平面天界觀，日後在佛教影響下進一步發展出如三十四天、三十六天等垂直重層的天界結構。[41]前引文屢屢提及的「三清」

35 《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頁 13c。

36 《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頁 20b。

37 關於古靈寶經研究史的詳密說明，見劉屹，〈序篇　古靈寶經研究學術史〉，收入氏著，《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頁 11-164。

38 《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收入《道藏》第 1 冊，頁 804a。

39 《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收入《道藏》第 6 冊，頁 195b。

40 《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收入《道藏》第 2 冊，頁 559b-c。該經相關研究，見謝世維，〈聖典與傳譯：道教經典中的「翻譯」〉，收入氏著，《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頁 63-124。關於道經所見的魔王概念，見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頁 211-271。

41 唐前道教天界觀的代表性研究，見麥谷邦夫，〈道教における天界說の諸相——道教教理体系化の試みとの関連で——〉，《東洋学術研究》第 27 號（1988，東京），頁 54-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觀念，便是在此重層天界觀的結構下，意指最頂層天界的借代語，亦即為一相對晚出的概念。必須注意的是，儘管隋前道經如前文所示，多藉「三清」以喻天界，但其具體內容似乎還未固定。據初唐道士孟安排所編道教教義類書《道教義樞》卷 23〈三洞義〉第五所引《太上蒼元上錄經》，已明言「三清者，玉清、上清、太清」，[42]但成於南北朝末期的《太真玉帝四極明科經》只錄該經名作《蒼元上籙》而未見引文，[43]且《太上蒼元上錄經》也未見於北周《無上祕要》，《義樞》所引者幾可謂孤證。即便如此，與《義樞》相類的認識在入唐以後似乎逐漸流行。如唐代《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雖未明言「三清」，但成玄英和薛幽棲的說法值得參考：「玄英曰：……最上三天曰玉清、上清、太清天是也」、「幽棲曰：……三境者，即玉清、上清、太極也……太極、玉清、上清三境，各有紫微之宮也」。此外，初唐《道門經法相承次序》便直云「其三清境者，玉清、上清、太清是也」。[44]

北宋以降，《道教義樞》的「三清」天界說已甚普遍。如北宋仁宗天聖五年（1027），集賢學士張君房將當時道經的集大成《大宋天宮寶

另參垣內智之，〈道教における九天説とその周邊〉，收入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涉論叢續編》（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1），頁 27-55。

42 《道教義樞》，收入《道藏》第 24 冊，頁 812b；《道藏》本《洞真太上倉元上錄》亦見相同內容。《洞真太上倉元上錄》，收入《道藏》第 33 冊，頁 584b。《道教義樞》與孟安排相關研究，見麥谷邦夫，〈『道教義樞』と南北朝隋初唐期の道教教理學〉，收入氏著，《六朝隋唐道教思想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18），頁 169-255；王宗昱，《《道教義樞》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43《太真玉帝四極明科經》，收入《道藏》第 3 冊，頁 423b。目前學界多認為《太真玉帝四極明科經》成書於梁代，見大淵忍爾，〈太真科とその周邊〉，收入氏著，《道教とその經典——道教史の研究　其の二——》（東京：創文社，1997），頁 419-420；賀碧來（Isabelle Robinet）所作詞條，見 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pp. 192-193.

44 分見《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收入《道藏》第 24 冊，頁 812b；《道門經法相承次序》，頁 782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藏》4500 餘卷縮編為《雲笈七籤》120 卷後，進獻仁宗，[45]其中卷 3〈道教所起〉便云「三清之上即是大羅天。元始天尊居其中，施化敷教」，同卷〈道教三洞宗元〉將「三清」釋為「其三清境者，玉清、上清、太清是也」。[46]這種將「三清」天界明確視為玉清天等三重天界的理解，自隋唐《道教義樞》以降，已成為今日對「三清」的代表性認識之一。[47]

較棘手的是，「三清」一語雖數見於今本《無上祕要》，但《祕要》似乎未有如《義樞》般，明確將「三清」對應玉清天等個別天界的用例。[48]敦煌文書P.2861 為目前所見《祕要》的最早版本，乃唐玄宗開元六年（718）由敦煌神泉觀道士馬處幽所抄寫的經卷，其中所錄《祕要》之經目未見於《道藏》，是極為珍貴的出土資料。自敦煌文書P.2861 經目可知，當時修道者若按經修法便可在天界逐層遷轉，其具體階序見〈義類第四十八科〉「昇太清品、昇太極品、昇太微品、昇太清品、昇太空品、昇紫微品、昇紫庭品、昇紫虛品、昇紫晨品、昇玉宮品、昇玉清品、昇九天品、昇玉京品、昇無形品」。[49] P.2861 所錄的天界序列顯然和《義樞》大相徑庭：不僅頂層天界未呈現出「玉清、上清、太清」等如《義樞》所引「三清」的排序，在《義樞》系的「三清」之間和其上，也都還存在著如「紫虛、九天、玉京」等複數天界。

---

45 《雲笈七籤》成書過程，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臺北：古亭書屋，1975），頁 131-134；中嶋隆蔵，《雲笈七籤の基礎的研究》，頁 9-118。

46 《雲笈七籤》，收入《道藏》第 22 冊，頁 13a。關於元始天尊所居天界的描述，此處顯然出現齟齬。管見所及，隋前古靈寶經當中，除了靈寶系諸經在災劫後將還隱大羅天的記述外，未見天尊居於大羅天的描述。有趣的是，在《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裡，居於大羅天的神靈為太上大道君：「大羅天上太上大道君所治七寶自然之臺，無上諸真人持齋誦詠，旋繞太上七寶之臺」。《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收入《道藏》第 9 冊，頁 868c-869a。

47 見山田利明所作「三清」條，收入野口鐵郎等編，《道教事典》（東京：平河社，1996），頁 212-213。

48 據敦煌本《無上祕要》經目，卷 2「大羅天品」條下有「三天品」。因卷 2 已闕，未知此三天是否即為玉清天等三清天。〈無上祕要 P.2681〉，頁 1853。

49 〈無上祕要 P.2681〉，頁 18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此，可知隋前道經所見「三清」的用例多指天界整體，且諸經之間對頂層天界的認識也並未一致。今日所見以「三清」喻「玉清」為首之三天界的用例當為整合後的結果，或形成於《無上祕要》與《道教義樞》的底本《玄門大義》之間，即 6 世紀末至 7 世紀初葉的周隋時期，入唐後漸經流行。

既然唐前道經所見「三清」多指天界而非神靈，那麼今日以「三清」為道教至尊神的認識當有一形成過程。以下將整理唐前上清、靈寶經系道經的至尊神，進而考察「三清」神靈體系的形成史。此前有必要先檢討學界在討論「三清」尊神時必然徵引《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的一段文字：

> 天寶君者，則大洞之尊神，天寶丈人則天寶君之祖炁也……至龍漢元年，化生天寶君，出書時號高上大有玉清宮。靈寶君者，則洞玄之尊神，靈寶丈人則靈寶君之祖炁也……至龍漢開圖，化生靈寶君，經一劫至赤明元年出書度人時，號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神寶君者，則洞神之尊神，神寶丈人則神寶君之祖炁也……至赤明元年，化生神寶君，經二劫至上皇元年出書時，號三皇洞神太清太極宮。此三號雖年殊號異，本同一也，分為玄元始三炁而治。[50]

引文所見的對應關係，為天寶君、靈寶君、神寶君等「三寶」君，分別對應大洞、洞玄、洞神之「三洞」。[51]雖然經文確實呈現出玉清、上清、太清的天界順序，但一則未見將其統稱為「三清」的描述，再者此處關於玉清等紀錄乃「玉清宮」、「上清玄都玉京七寶紫微宮」、「太清太極宮」般的宮殿名稱，未具顯著的天界含義。儘管如此，這無疑已為日後道經將「三清」神系結合「三清」天界的論述方式提供了思想資源。[52]

---

50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道藏》第 3 冊，頁 843b-848a。經文的討論，見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 161-185。

51 關於「三寶」、「三洞」說，見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頁 217-240。

52 如初唐活躍於成都一帶的道士王懸河所編《三洞珠囊》，卷 7〈三十二中法門名數品〉所引：「老君聖紀第十卷偽惑品云：此即玉清境，元始天尊位在三十五天之上也。又云：大至真尊聖紀云：此即上清境，太上大道君位在三十四天之上也。又云：大清境、太極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該經後半部以經中至尊神元始天尊向下級神靈即飛天大聖無極神王開示《九天生神玉章》的形式說經，因唐前上清、靈寶經系諸經的論述結構大抵如此，為節省篇幅，茲將諸經所見至尊神與相關神靈列如表一、表二。[53]

表一所見至尊神略可歸為「天王」系和「帝君」系（包含諸「帝」、諸「君」）二系統，「天王」系諸神可說是南方信仰傳統在融合佛教元素後所創出者，[54]「帝君」系則脫胎自北方祭祀傳統所見的星神信仰。[55]整體而言「帝君」系數量較眾，即便如此，在古上清經系當中顯然不存在唯一的至尊神。此外，經大淵忍爾拼合敦煌寫卷P.2861 和P.2256 後，已在極大程度上復原了據傳由梁代道士宋文明所鈔錄，紀錄當時靈寶經典目錄的〈通門論〉；[56]該〈論〉將當時的古靈寶經區分為「元始舊經」和「仙公新經」，表二編號 1~16 即為前者，編號 17 以降為後者。據表二可知，除仙公新經之諸經未見一致的至尊神，且所錄神靈和表一古上清經系所見者多有雷同外，元始舊經各經的至尊神紀錄幾為「天尊」所據，[57]可合理推斷「天尊」當為元始系道經的共同至尊神。

宮，即太上老君位在三十三天之上也」，見《三洞珠囊》，收入《道藏》第 25 冊，頁 340c。

53 表一、表二轉引自拙論，〈論古靈寶經與早期道教——以道與至尊神為考察核心〉，《史原》復刊第 1 期（總第 22 期）（2010 年 9 月，臺北），頁 63-152；〈論古上清經中的道與至尊神〉，《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2 卷第 2 期（2010 年 12 月，臺北），頁 67-108。

54 王卡，《道教經史論叢》（成都：巴蜀書社，2007），頁 70-86。

55 特別是星神，見劉屹，《敬天與崇道——中古經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 130-199；趙永磊，〈北朝至隋唐國家祭祀形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7）。

56 可參考 Ninji Ofuchi, “On *Ku Ling-pao-ching* 古靈宝経.” *Acta Asiatica* 27 (1974, Tokyo), pp. 33-56; 後改寫收入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道教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7），頁 73-218。敦煌寫卷 P.2861 和 P.2256 收入李德範輯，《敦煌道藏》第 5 冊，頁 2507-2525。

57 小林正美認為據經典內容，表二編號 3、5、11 應歸入仙公系，見氏著，《六朝道教史研究》，頁 1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一　古上清經所見至尊神

編號	經典名稱	至尊神	經中主神	實秘該經神靈
1	上清太上隱書金真玉光	元始天王	九天丈人	上相青童君
2	上清八素真經服日月皇華	元始	太上大道玉晨君	上相青童君
3	上清飛步天剛躡行七元	太上	太微帝君	方諸宮青童君
4	上清九真中經黃老秘言	太上	中央黃老君	太上太微天帝君
5	上清黃氣陽精三道順行	高上玉帝	南極上元君	上相青童君
6	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	高上玉帝	上相青童君	高上玉帝
7	上清金闕上記靈書紫文	太微天帝君	後聖君	五老上真仙都左公
8	上清紫度炎光神玄變經	九天真王	太微天帝君	南極元君
9	上清青要紫書金根上經	九陽元皇玉帝君	青要帝君	元皇玉帝君、上相青童君、南極上元君
10	上清玉精真訣三九素語		九天丈人、三天玉童	西城王君
11	上清三元玉檢三元布經	元始天王	三天玉童	南極上元君
12	上清丹景道精隱地八術	太上玉晨高聖君	紫青帝君	
13	上清神洲七轉七變舞天經	上皇先生紫晨君	上皇先生紫晨君	小有天王
14	上清大有八素大丹隱書		太一帝君	南極元君
15	上清天關三圖七星移度	太上太帝	太上太帝	南極上元君
16	上清九丹上化胎精中記	太帝君	三天玉童	上相青童君
17	上清太上六甲九赤班符		太上	元始天王
18	上清曲素訣詞五行祕符	玄都丈人	高上玉晨太上道君	
19	上清白羽黑翮飛行羽經		太真丈人	太上大道君
20	上清素奏丹符靈飛六甲	玉晨大道君	太極九部上皇太極真人	
21	上清玉珮金璫太極金書	元始天王、太帝君	玉珮魂精帝君、金璫魄靈帝君	九老仙都
22	上清九靈太妙龜山元錄	元始天王	九天真王或九天丈人	西王母
23	上清七聖玄紀徊天九霄	高聖太上大道君	上聖帝君	五老上真仙都左公
24	上清太上黃素四十四方	太上大道君	太上大道君	仙都左公
25	上清太霄琅書瓊文帝章	虛皇道君	太真王雲務子	西城山王君
26	上清高上滅魔洞景金玄玉清隱書	高上玉帝	高上玉帝	
27	上清太微天帝君金虎真符	太真九天父母	太微天帝君	太上道君
28	上清太微天帝君神虎玉經真符	太上	太微天帝君	
29	上清太上黃庭內景玉經太帝內書		太上大道玉晨君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 古靈寶經所見至尊神

編號	擬宋文明〈靈寶經目〉經典名稱	至尊神	受法神靈
1	太上洞玄靈寶五篇真文赤書	元始天尊	太上大道君
2	太上洞玄靈寶玉訣	元始天尊	精進學士王龍賜
3	太上說太上玄都京山經	太上無極虛皇天尊	葛仙公
4	太上洞玄靈寶自然至真九天生神章	元始天尊	飛天大聖無極神王
5	太上洞玄靈寶大道无極自然 真一五稱符上經		老君（子）
6	太上洞玄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	元始天尊	四眾至真
7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罪根上品	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
8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上品大戒威儀自然	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
9	太上靈寶長夜九幽府玉匱明真科	元始天尊	上智童子、太上道君
10	太上洞玄靈寶智慧定志通微經	靈寶天尊	左玄真人、右玄真人
11	太上洞玄靈寶真文一勸戒法輪妙經	太上無極大道君	太極左仙公
12	太上洞玄靈寶無量度人上品妙經	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
13	諸天靈書度命	元始天尊	太上道君
14	太上洞玄靈寶滅度五練生尸妙經	元始天尊	上智童子
15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誡	天尊	太上道君
16	太上洞玄靈寶二十四生圖三部八景 自然神真錄儀	元始天尊	太上無極道君
17	太上洞玄靈寶天文五符經序		
18	太上玉經太極隱注寶經訣		
19	太上洞玄靈寶真文要解上卷	元始天王	太上大道君
20	太極真人敷靈寶文齋戒威儀諸要解經訣下	太上無極大道 或太上大道君	
21	太上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	太上虛皇	太極仙公
22	太極左仙公請問經上下	太上大道君	仙公
23	仙公請問本行因緣眾聖難	无上虛皇	諸地仙道士

由本節的考察可知，唐前道經雖已見「三清」的用例，但內容幾與神靈無涉，其語意一般多泛指道教天界或用以概括頂層天界；而將「三清」明確定義為「玉清、上清、太清」等頂層天界的用例，在南北朝末雖已見端倪，但仍需經隋唐的形成期後入宋方為流行。此外，儘管個別經系當中似乎形成了特定的至尊神——像是天師道系為老君或太上老君，古靈寶經之元始舊經為天尊或元始天尊——但如前所述，古上清經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系、古靈寶經之仙公新經卻未見明顯的至尊神紀錄，可以認為南北朝時期的道經並未形成一致的至尊神信仰。

三、道經至尊神體系的形成

類於《真靈位業圖》所示，道教經典當中出現以元始天尊為首的至尊神體系究竟形成於何時呢？針對這一問題，或許可以試著從科儀類道經，特別是齋儀類經典中找出線索。[58]劉宋高道陸修靜（406-477）曾在《洞玄靈寶五感文》提及齋戒的重要性：「道以齋戒為立德之根本，尋真之門戶；學道求神仙之人，祈福希慶祚之家，萬不由之」，[59]繼而列出十二種行於當世的主要齋儀。這些齋儀的性質不一，儀式結構各異，但大多可見執行者於發爐儀式後，向四方或十方天界神靈祝禱，繼而向天界諸神呈奉章文禱詞這一基本結構。[60]章文禱詞所述的關啓對象多按神靈階序由高至低排列，階序最前者可以認為是該經或該章文的至尊神。本節將分別以宋前道經當中代表五斗米道傳統的天師道正一經系，

58 勞格文（John Lagerwey）和張澤洪對道教科儀有開創性的系列研究，見 John Lagerwey,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86); 張澤洪，《步罡踏斗：道教祭祀儀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道教齋醮符咒儀式》（成都：巴蜀書社，1999）、《道教神仙信仰與祭祀儀式》（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此外，近年道教科儀的相關研究甚夥，如山田利明，《六朝道教儀禮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99）；周西波，《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丸山宏，《道教儀禮文書の歷史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東京：汲古書院，2006）；小林正美編，《道教の斎法儀礼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知泉書館，2006）；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北京：中華書局，2008）；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59 《洞玄靈寶五感文》，收入《道藏》第 32 冊，頁 618c-621a。

60 關於出官上章儀式，見丸山宏，〈道教儀礼の出官啓事に関する諸問題〉，收入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刊行会編，《中国思想における身体・自然・信仰——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東京：東方書店，2004），頁 441-4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和對後世道教科儀產生重大影響的古靈寶經系，其中的齋儀類經典為主要考察對象，並盡可能按其在該經系內的形成時序作分析。

《正一指教齋儀》一般認為成立於南北朝初期，[61]其中描述發爐程序為先由「太上玄元五靈老君」召出諸神後，「急上關啓三天太上玄元大道君」、「所啓速達徑御至真無極道前」，此後向四方關啓的神靈紀錄除了最初的西方神靈作「天師嗣師系師女師」外，依次為北方「上皇太上北上大道君」、東方「太清玄元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南方「南上大道君」，最後回到東位向西方上章時為「太上無上大道、上皇太上北上大道君、南上大道君、泰清玄元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可知《正一指教齋儀》之至尊神體系為「無上大道、大道君、太上老君」。《正一指教齋清旦行道儀》[62]作成年代相去不遠，在「發爐」、「朝四方」等儀式進行時，均由「太上玄元五靈老君」召出諸使者以關啓「三天太上玄元大道君」；另一份出官儀式文本《正一出官章儀》的上章對象則作「太清玄元無上三天無極大道、太上老君」。[63]據此可知，唐前天師道正一系齋儀類經典所建構的至尊神，當為大道、老君一系神靈。然而，這一承襲五斗米道傳統的至尊神紀錄，在入唐後似乎出現了變化。唐玄宗朝高道張萬福於《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籙立成儀》[64]描述發爐的部分，是由「無上三天玄元始三炁太上老君」召出身中諸神後至

61 《正一指教齋儀》，收入《道藏》第 18 冊，頁 291b-293a。相關討論，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318；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頁 357-363；小林正美，〈道教の斎法儀礼の原型の形成——指教斎法の成立構造——〉，收入氏編，《道教の斎法儀礼の思想史的研究》，頁 39-64；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頁 220-225；呂鵬志，〈天師道旨教齋考（上篇）（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0 本第 3、4 分（2009 年 9 月、12 月，臺北），頁 355-402、507-553。

62 《正一指教齋清旦行道儀》，收入《道藏》第 18 冊，頁 293b-295a。

63 《正一出官章儀》，收入《道藏》第 18 冊，頁 274b-281a。除了重視神格化的道和老子外，這些文本都屢次提到漢中的三張傳統，類似內容亦見於陶弘景編《登真隱訣》卷下〈入靜法〉的描述。《登真隱訣》，收入《道藏》第 6 冊，頁 619b-620b。

64 《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籙立成儀》，收入《道藏》第 28 冊，頁 492a-500b。張萬福的生平，見丸山宏，《道教儀禮文書の歷史的研究》，頁 420-4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三清玉帝至真几前」，[65]上章的對象卻成為「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老君」。明顯可見正一系齋儀類道經在唐代出現以「天尊、大道、老君」取代固有的大道、老君一系神靈，即從老君過渡到天尊的劇烈變化。

至於古靈寶系的齋儀類經典，據呂鵬志研究，前引陸修靜《洞玄靈寶五感文》「洞玄靈寶之齋，有九法」，其中前六法即「金籙、黃籙、明真、三元、八節、自然」齋，為原始的靈寶六齋，並可追溯出相應的經典。[66]本節將在此基礎上逐一考察。

首先，金籙、明真二齋的經據皆為《道藏》本《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67]該經說明歸命東西南北等十方的對象為各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而發爐時由「无上三天玄元始炁太上老君」[68]召出身中諸神至「太上無極大道至尊玉皇上帝御前」，各稱法位時所上啓的神靈為「虛無自然元始天尊、無極大道太上道君、太上老君、高上玉皇」。此處所錄上啓神靈名號和前引張萬福《立成儀》所見者幾乎一致。然而，若據敦煌寫卷P.2406《太上洞玄靈寶長夜九幽府玉匱明真科》與《無上祕要》卷 53「金籙齋品」所引《洞玄明真科經》，二者的上啓部分均無「太上老君」，可知前引《道藏》本《明真科》作「太上老君」處當為後人所添入。據此，唐前金籙、明真齋經據《明真科》的至尊神當為「元始天尊、（无極大道）太上道君、高上玉皇」。

自然齋之經據《上元金籙簡文》未收入《道藏》，據敦煌本《上元金籙簡文》和呂鵬志所輯校之經文，[69]發爐儀式先由「無上三天玄元始

65 復爐部分的描述為「速達徑御三天太上無形無名无極元尊玉帝几前」，未知與發爐所見「三清玉帝」是否同一神格，見《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籙立成儀》，頁 499c。

66 呂鵬志，〈靈寶六齋考〉，《文史》2011 年第 3 期（北京），頁 85-125。

67 《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收入《道藏》第 34 冊，頁 379b-392b。

68 承蒙審查人提示，《道藏》本的發爐部分作「太上道君」，本文據敦煌本改為「太上老君」，謹此敬表謝忱。見《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頁 387c；敦煌寫卷P.2406，見〈無上祕要 P.2681〉，頁 2037。

69 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頁 144-157。王卡將此經題擬作《洞玄靈寶上元金籙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禿太上老君」召出身中諸神至「太上無極大道至真玉帝」前，進而歸命十方各「天尊」，出官上啓的對象則是「太上無極大道、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太上丈人、無上玄老、十方無極大道」。由此可知《上元金籙簡文》的至尊神當為「無極大道、大道君、太上老君」。

黃籙齋之經據《洞玄靈寶下元黃錄簡文威儀經》，亦未收入《道藏》，[70]據王卡所綴合內容和《無上祕要》卷 54〈黃籙齋品〉所引《洞玄黃籙簡文》，經中發爐的關啓對象為「太上无極大道至真玉皇上帝」，歸命對象為十方「无極太上靈寶天尊」，其後因缺文無由得知上啓對象。從該經與《上元金籙簡文》的結構具高度相似性來推測，其至尊神可能同為「無極大道、大道君、太上老君」。

《道藏》未收三元齋之經據《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據呂鵬志考證，《道藏》本《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太上大道三元品誡謝罪上法》二經分別為《三元品戒經》之前、後半部；[71]僅後者主述齋儀，且儀式過程幾與《上元金籙簡文》全同，關啓對象為「太上无極大道、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

最後，八節齋經據之《道藏》本《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內容未見出官上啓的相關描述，[72]唯據「是時上聖太上大道君、高上玉帝、十方至真，並乘五色瓊輪……詣元始天尊金闕之下，請受《元始靈寶赤書玉篇真文》」可知，經中至尊神即「元始天尊」。

綜合前述考察，靈寶六齋之經據有五，其中所見之至尊神系統略可分為天尊系：如《明真科》所列「元始天尊、（无極大道）太上道君、

簡文威儀經》，見氏著，《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頁 108。

70 此據王卡所擬之經名，見王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頁 110-112。

71 分見《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收入《道藏》第 6 冊，873a-885b；《太上大道三元品誡謝罪上法》，收入《道藏》第 6 冊，581c-586c。關於此經相關研究，見呂鵬志，〈靈寶三元齋和道教中元節——《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考論〉，《文史》2013 年第 1 期（北京），頁 151-174。

72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收入《道藏》第 1 冊，774c-799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高上玉皇」、《天書經》之「元始天尊」，與大道・老君系：如《上元金籙簡文》、《洞玄黃籙簡文》、《三元品戒經》所見「無極大道、大道君、太上老君」等二系統並存。[73]從後者與唐前正一齋儀類道經之至尊神類型極為相近這點來看，可以推測古靈寶經在唐代張萬福《立成儀》所示由「大道、老君」過渡到「天尊、道君、老君」的形成過程中，應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儘管這些唐前科儀類道經的儀式操作內容多為日後同類道經所承襲，但在至尊神體系部分卻悄然發生了變化，唐宋時期科儀道經《黃籙齋儀》所見的變動便甚具代表性。

經唐末五代道教科儀大師杜光庭（850-933）刪編為 58 卷的《太上黃籙齋儀》，[74]除卻發爐和禮十方階段所錄的神靈名號與唐前道經相去

73 與此相關，如何理解經文中屢見之歸命對象「太上三尊」便成問題。如《無上祕要》卷 53、54 所引《洞玄明真科經》、《洞玄黃籙簡文》均見「歸命太上三尊」，卻皆未描述其具體內容。此外，感謝審查人指出「太上三尊」或與「道經師三寶」有關的可能。就筆者寓目的宋前道經而言，確實有將「三尊」等同於「三寶」的紀錄，除了審查人提供的《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外，如《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宿緣經》亦有「言三寶者，道寶太上，經寶，師寶，是為三寶。三尊者，道尊太上，經尊，師尊，是為三尊也」的說法。但是也有其他的理解，如《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卷下：「其時大道君、道德君、太帝君，三尊至真神人……奉迎三尊四真，無上無極無先元君、太帝太尊君大神……俱進太帝三尊几前，長跪肅然」、《太上洞淵神呪經》卷 11〈三昧王召鬼神呪品〉：「并設飲食清素珍味，奉上三尊及三十六天自然之神，薰修普得飽滿，隨彼貧富，土地所有，豐約逐物，表竭丹心」的描述。換言之，宋前道經之「三尊」內涵顯然隨經文脈絡而異。然而，唯「太上三尊」的相關描述多與神靈稱號一同出現，少有例外。如《赤松子章曆》卷 5〈三會言功章〉：「伏願太上三尊、天師眾聖，開大宥之澤，敷罔極之恩」、《太上黃籙齋儀》卷 1〈第一日清旦行道儀〉小字注：「法師臨目存見，太上三尊乘空下降，左右龍虎，千乘萬騎，三界尊靈，羣真侍衛」、《廣成集》卷 4〈飛龍唐裔僕射受正一籙詞〉：「惟太上三尊玄元大帝，十方眾聖，三洞威神，鑒丹懇之誠，賜感通之應」等。「太上三尊」、「三尊」、「三寶」之關係尚需另文考察，謹向審查人敬致謝忱。《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宿緣經》，收入《道藏》第 24 冊，頁 669c；《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收入《道藏》第 6 冊，頁 241a；《太上洞淵神呪經》，收入《道藏》第 6 冊，頁 41c；《赤松子章曆》，收入《道藏》第 11 冊，頁 214a；《太上黃籙齋儀》，收入《道藏》第 9 冊，頁 181c；《廣成集》，收入《道藏》第 11 冊，頁 247c。

74 《太上黃籙齋儀》，頁 181b-377c。杜光庭生平，見孫亦平，《杜光庭評傳》（南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幾外，在「重稱法位」即相當於「上啓」部分的至尊神已作「元始天尊、太上大道君、太上老君」——前述靈寶六齋所見的二系統至尊神顯然已被整合入《太上黃籙齋儀》的至尊神體系。至南宋道士蔣叔輿（1156-1217）再將該經刪節為《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57 卷，[75]並於〈行遣通用式〉、〈正奏門〉等儀規當中，明確將「三清玉帝」結合前節考察的「三清」天界觀，進而規定為「玉清上帝元始天尊、上清大帝靈寶天尊、太清大帝道德天尊」。這一由玉清元始天尊等「三清玉帝」分治三清天的至尊神結構，正是今日道教宮觀與儀式典禮等所見的三清尊神。

至此可知，唐前道經所見的元始天尊（或天尊）這一後出的神靈，[76]自南北朝末已逐漸取代大道・老君信仰而成為道教的至尊神：前舉靈寶六齋出現天尊系、大道・老君系並存的現象可謂此過渡期的具體反映。天尊受重視的程度在戒律類道經當中亦可略窺一二。《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案：簡稱《科戒營始》）約成書於南北朝末或隋代，[77]在描述信仰者犯下惡行將遭受諸種業報的〈罪緣品〉道：「毀壞天尊大道

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宋代黃籙齋相關研究，見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頁 139-192；黎志添，〈南宋黃籙齋研究：以金允中「靈寶大法」為例〉，收入氏編，《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頁 209-234。

75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收入《道藏》第 9 冊，頁 378a-729c。

76 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8），頁 123-155。

77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收入《道藏》第 24 冊，頁 741a-766a。學界對《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的成書年代尚有異議，目前以梁末成立說與隋末唐初成立說為主。前者如吉岡義豊，《道教と仏教・第三》（東京：国書刊行会，1976），頁 77-159；石井昌子，《道教学の研究》，頁 330；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頁 96-100；中嶋隆藏，《雲笈七籤の基礎的研究》，頁 364；趙益，《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頁 178-224。吉岡氏在 1950 年代雖主張隋代成立說，卻也指出六朝末期成立的可能性，見氏著，《道教経典史論》（東京：道教刊行会，1955），頁 301-340。此文日後收於《吉岡義豊著作集》，但主張隋代成立說的觀點並未改動，見《吉岡義豊著作集》第 3 卷（東京：五月書房，1988），頁 240-268。後者如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頁 557-589；*The Taoist Canon* 則認為應作於初唐，見 Schipper and Verellen, *The Taoist Canon*, vol. 1, pp. 451-45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形象者，死入九幽十八地獄，萬劫方生病癩身」、「不敬天尊大道者，見世愚痴，過去生六畜中」，此中的「天尊大道」或為天尊與大道兩種神格，然而強調天尊地位的態度至為明顯。更為顯著的例子見於〈置觀品〉、〈造像品〉，前者提到道觀的各式建築以造「天尊殿」為首，其後依序為「天尊講經堂、說法院、經樓」，並在說明各建築法式時道：「凡天尊殿，或三間、五間、七間、九間、十一間，或十三間，皆大小在時，裝嚴任力」、「凡天尊堂，或一間、兩間、三間、五間，大小寬窄，亦因時所矣」、「凡說法院，皆在天尊左右，別寬廣造，令容納聽眾得多為上」，經中還規定道觀尚須設立修造道教造像的建物，其中道教造像的代表即天尊：「凡觀，皆須別造一院，屋宇如法，擬供修造天尊等」。經文所論必須修築的道觀殿宇，除天尊殿外，未見奉祀其他神靈的建築，天尊受到尊崇的程度可想而知。

此外，〈造像品〉明確規定製作的道像種類有六，首為「凡厥繫心，皆先造像。有六種相，宜按奉行：一者，先造無上法王元始天尊、太上虛皇玉晨大道、高上老子太一天尊」，可見以天尊為首的至尊神排序。類似的規定又如「凡造像，皆依經，具其儀相。天尊有五百億相，道君有七十二相，老君有三十二相，真人有二十四相，衣冠華座，並須如法……天尊平坐，指捻太無，手中皆不執如意、麈拂，但空而已」、「凡天尊、道君、老君左右，皆有真人、玉童玉女……備衛左右，各隨力所建」。天尊、道君、老君三尊，顯然是《科戒營始》認可的至尊神。然而，〈造像品〉針對神像細節描述的部分卻只見天尊，如「凡天尊法座，凡有八種」、「凡天尊形像，金銅、寶玉者，每至月十五日，設齋香湯洗飾」；〈法具品〉亦同：「凡造天尊前案及讀經案，有六種」、「凡天尊及真人上蓋，有十種」、「凡華樹華籠導引所需，每觀需造作架，插天尊前」等，未言及其他神靈的相關描述，足見《科戒營始》對天尊的重視程度。另一部由唐代道士朱法滿所編《要修科儀戒律鈔》也可看到相同的傾向：[78]「像則有三，天尊為上，真人為中，法師為下」、「殿屬天尊，堂屬道士，

78 《要修科儀戒律鈔》，《道藏》第 6 冊，頁 922a-1001b。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其營造，卑尊有等」；敦煌寫經S784《天尊說禁誡經》更是通篇以天尊的口吻述說教誡，[79]如經名所示，經中的造像與禮法對象皆為天尊。

值得注意的是，一如前文考察的科儀類道經，《科戒營始》〈誦經儀〉、〈講經儀〉、〈中齋儀〉等戒律類道經當中，均有歸命或稽首「太上三尊」的規定，[80]這裡的太上三尊或可理解為〈造像品〉所規定的「天尊、道君、老君」。在《科戒營始》、《三洞奉道科誡儀範》中以天尊為主，並具日後三清尊神體系的情況，也略見於唐代高道張萬福所編《三洞法服科戒文》。[81]該經藉太上之口向張道陵解釋服儀的重要性，並以五位天尊為例：「一者大羅法王元始天尊」、「二者玉清法王無形天尊」、「三者上清法王無名天尊」、「四者太清法王太一天尊」、「五者四梵天中化主無相天尊」，這序列顯然與上節所討論唐代道教的最高天界序列相吻合。若然，則此處「無名天尊」、「太一天尊」或許分別是「大道君」、「太上老君」的變形。

經本節的考察可知，自東晉至南宋諸道經所見至尊神體系的變化至為劇烈：部分南朝道經當中，曩昔天師道系的大道．老君系至尊神逐漸為後起的靈寶經系之至尊神元始天尊所取代，最終被編入以天尊為首的至尊神序列——構成靈寶六齋經據的古靈寶諸經出現老君、天尊二系並存的現象，無疑暗示著靈寶六齋在二種信仰傳統的整合過程中可能曾發揮重要的過渡作用。宋代科儀類道經更形成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這一齊整的三清至尊神體系，該系統為後世所承繼，並延續至今。唐代道經所見天尊、道君、老君三尊神所組成的至尊神結構，在當時雖

79 《天尊說禁誡經》，收入李德範輯，《敦煌道藏》第 5 冊，頁 2356-2361。

80 歸命或稽首「太上三尊」的文字亦見於敦煌本《三洞奉道科誡儀範》殘本，其段落內容與《道藏》本基本一致。但敦煌本《三洞奉道科誡儀範》〈常朝儀〉有歸命或稽首「太上三尊」的作法，卻未見於《道藏》本《三洞奉道科誡儀範》卷 6 之〈常朝儀〉。又，《三洞奉道科誡儀範》之〈中齋儀〉，《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作〈午齋儀〉。《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卷 6，〈常朝儀〉，收入《道藏》第 24 冊，頁 762b-763b；《三洞奉道科誡儀範》，〈常朝儀〉，收入李德範輯，《敦煌道藏》第 4 冊，頁 1711-1715。

81 《三洞法服科戒文》，收入《道藏》第 18 冊，頁 228b-231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無「三清」這一明確稱號，卻已具備日後「三清」尊神的性格，可謂《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三清玉帝」的前身。綜此，當可將隋唐時期視為道教至尊神體系形成史上的重要過渡階段。

四、道教三清尊神體系之成立

前文主要以道教經典為考察對象，並總結出宋前道經當中可見由老君到天尊，進而形成由天尊、道君、老君構成至尊神信仰體系的現象。此體系極可能是多數科儀戒律類經典提及的「太上三尊」，然而宋前道經似乎未有將這三位尊神明確稱之為「三清」的紀錄，針對三清的成立問題，本節將利用道教經典以外的材料試作探索。

從《魏書》卷 114〈釋老志〉、[82]唐人徐堅（659-729）《初學記》引北周宇文逌（556-581）〈道教道教實花序〉、[83]《隋書》卷 35〈經籍志・道經序〉[84]等南北朝隋唐時期史料對道教史的描述，可看出道教至尊神有從「太上老君」轉變為「元始天尊」的顯著變化。[85]但有別於同一時期道經屢屢出現「天尊、道君、老君」三位神靈的組合型態，在道經以外的史料，「天尊」單獨出現的頻率似乎更高。如《周書》〈宣帝本紀〉談到北周宣帝解除北周武帝禁毀道釋二教後的情況時云：「大象元年（579）十月。是歲，初復佛像及天尊像。」[86]又如《隋書》〈高祖本紀〉所錄隋文帝開皇二十年（600）十二月詔書：「敢有毀壞偷盜佛及天尊像、

82 魏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114，〈釋老志〉，頁 3025-3065。

83 徐堅等著，《初學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 23，〈道釋部道第一〉，頁 549。〈道教實花序〉見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0），頁 123-156；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頁 297-407。

84 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攷》（東京：汲古書院，1996）；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頁 655-660。

85 興膳宏，〈隋書經籍志道経序の道教教理：特に無上祕要との関連について〉，《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 32 期（1993 年 3 月，京都），頁 1-44。

86 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卷 7，〈宣帝紀〉，頁 1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嶽鎮海瀆神形者，以不道論。沙門壞佛像，道士壞天尊者，以惡逆論。」同書〈刑法志〉較詳細地記錄了此事的來龍去脈：「帝以年齡晚暮，尤崇尚佛道，又素信鬼神。二十年，詔沙門道士壞佛像天尊，百姓壞岳瀆神像，皆以惡逆論。」[87]眾史料皆只見天尊而無其他道教神靈的描述。

這種視天尊為道教至尊神的情況，即便在王室極度崇奉老君的唐代也似乎未見變化。[88]《舊唐書》記載天寶三年（744）四月，以崇道著稱的玄宗「敕兩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鑄金銅天尊及佛各一軀，送開元觀、開元寺」。同書〈禮儀志〉對此舉始末有更細緻的描述：「開元二十九年（741）潤四月，玄宗夢京師城南山趾有天尊之像，求得之於盩厔樓觀之側。天寶三年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於開元觀、開元寺，以金銅鑄玄元[89]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軀。」[90]不僅如此，《舊唐書》還記載唐高祖於武德七年（624）時曾「遣前刑部尚書沈叔安往冊建武為上柱國、遼東郡王、高麗王，仍將天尊像及道士往彼，為之講老子，其王及道俗等觀聽者數千人」，[91]可知當時作為道教至尊神被引介至朝鮮半島者，乃是天尊而非老君。另據《冊府元龜》，在高祖遣使齎天尊像贈與高句麗一事約百年後，玄宗開元「二十三年（735），閏十一月，日本國遣其臣、名代，來朝獻表，懇求老子經本及天尊像以歸于國，發揚聖教。許之」，[92]日

87 魏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卷 2，〈高祖紀下〉，頁 45-46；卷 25，〈刑法志〉，頁 715。

88 唐王室崇奉道教的情況，見王永平，《道教與唐代社會》（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89 高宗乾封元年（666）二月，敕令追封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見劉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5，〈高宗紀下〉，頁 90。

90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9，〈玄宗紀下〉，頁 218；卷 24，〈禮儀志四〉，頁 925-926。

91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99，〈東夷高麗傳〉，頁 5321。此事亦見於高麗時期儒教官員金富軾（1075-1151）所編的《三國史記》，和傳為高麗時期僧侶一然（1206-1289）所作的《三國遺事》，二書所錄皆為高句麗榮留王七年（624）。金富軾撰，朝鮮史学会編，末松保和校定，《三國史記》（東京：国書刊行会，1971 三版），卷 20，〈高句麗建武王紀〉，頁 208；一然，《三國遺事》（東京：学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4），卷 3，〈寶藏奉老〉，頁 220-221。

92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999，〈外臣部・請求〉，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使節所求之道教造像為天尊像，可知天尊信仰的普及程度。

受限於資料，要追索李唐王室將道教與天尊信仰推行至周邊地域的後續發展並不容易，[93]但據前引史料可知，在隋唐時期的東亞世界，將天尊視為道教至尊神應是一般性的認識。此外，前舉戒律類道經中提到道觀的主要建築為天尊殿的規定，在唐季和五代時期似乎發揮著實際的約束力，如《唐會要》〈觀〉條：「拆興慶宮通乾殿，造天尊殿」，[94]《舊唐書》〈代宗本紀〉：「大曆八年（773）四月，乾陵上仙觀天尊殿有雙鵲銜紫泥補殿之隙缺，凡十五處」，[95]《舊五代史》〈唐書・莊宗本紀〉：「同光二年（924）一月，西京昭應縣華清宮道士張冲虛上言，天尊院枯檜重生枝葉」等，[96]皆可看出唐五代時期道觀普遍造立天尊殿的現象。

其實同時期文學作品反映出的情況也與此相去不遠。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曾將道教相關的靈驗事蹟纂輯為《道教靈驗記》15 卷，其中前 7 卷為宮觀與道教造像相關的靈驗記：分別是卷 1-3〈宮觀靈驗〉，卷 4、5 為〈（天）尊像靈驗〉，卷 6、7 為〈老君靈驗〉。[97]今將各卷所見主神按神格、地域等，整理為表三。[98]

如表三所示，《靈驗記》所錄諸驗的發生地因受編纂者杜光庭活動

頁 11723 下欄。

93 相關研究見福永光司編，《道教と東アジア：中国・朝鮮・日本》（京都：人文書院，1989）；上田正昭，《古代の道教と朝鮮文化》（京都：人文書院，1989）；車柱環著，三浦國雄、野崎充彥譯，《朝鮮の道教》（京都：人文書院，1990）；坂出祥伸，《日本と道教文化》（東京：角川学芸出版，2010）；李能和輯述，孫亦平校注，《朝鮮道教史》（濟南：齊魯書社，2016）；孫亦平，《道教在韓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94 也另有「拆甘泉殿，造老君殿」的紀錄，皆見於王溥撰，牛繼清校正，《唐會要校正（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卷 50，〈觀〉，頁 748。

95 劉昫等撰，《舊唐書》，卷 11，〈代宗本紀〉，頁 302。

96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卷 31，〈唐書・莊宗本紀〉，頁 427。

97 杜光庭編，《道教靈驗記》，收入《道藏》第 10 冊，頁 802a-826b。卷 8-9 為天師、真人等神靈靈驗記，茲不採計。

98 本表僅錄《靈驗記》所載觀名或內容與老君、天尊直接相關之靈驗記，如「饒州開元觀驗」、「洋州素靈宮驗」等因與老君、天尊無涉，均不納入統計。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域限制而集中於關中蜀地，[99]各道觀所祀主神明顯呈現出老君（29 例）和天尊（25 或 29 例）並駕齊驅的現象。此不但異於正史以天尊為主的記述，也和附錄「南北朝隋唐道教造像一覽表」所示唐代老君像（7 例）遠低於天尊像（61 例）的結果相異，《靈驗記》所見者，或許為當時蜀地的特殊現象。不論如何，前述諸史料反映出唐代道教至尊神以天尊和老君為主的情況至為明顯。

需進一步討論的是，在當前四川地區的唐代道教摩崖造像群裡，是否存在「三清」像的問題。胡文和與小林正美均認為開鑿於唐玄宗期、今日安岳縣所見的玄妙觀摩崖石窟造像群中，第 61 號窟之三尊像可比定為「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即「三清像」。[100]小林氏進一步指出，同省仁壽縣所見玄宗天寶八年（749）之「三寶像」，[101]其實就是模仿玄妙觀「三清像」所製，因而可將「三清像」、「三寶像」視為同一神格。[102]然根據仁壽縣「三寶像」旁的題記，已明確將這三尊坐像稱為「三寶像」，且未述及三尊神格的具體內容。[103]玄妙觀則有〈啓太

99 可參考遊佐昇的系列論文：〈「道教霊験記」考 1〉、〈「道教霊験記」考 2〉、〈「道教霊験記」について〉，《明海大学外国語学部論集》第 4、5、8 集（1992 年 3 月、1993 年 3 月、1996 年 3 月，千葉），頁 131-140、116-128、225-232；Franciscus Verellen, "'Evidential Miracles in Support of Taoism:'" The Inversion of a Buddhist Apologetic Tradition in Late Tang China," *T'oung pao* 78, no. 4 (1992, Leiden), pp. 217-263. 周西波，《道教靈驗記考探：經法驗證與宣揚》（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

100 林聖智將此三尊造像視為「三天尊」，見氏著，〈盛唐四川地區的道教摩崖造像——以安岳玄妙觀為主的考察〉，收入康豹、劉淑芬主編，《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上冊（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頁 314。

101 據該造像窟旁的造像題記可知，此三尊像係為「三寶像」。題記錄文見龍顯昭、黃海德編，《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頁 29-30。

102 小林正美，〈金籙斎法に基づく道教造像の形成と展開——四川省綿陽・安岳・大足の摩崖道教造像を中心に〉，收入氏編，《道教の斎法儀礼の思想史的研究》，頁 251。另見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藝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頁 189-190、圖版 23。關於仁壽縣三寶像，胡氏在書中雖提到〈南竺觀記〉，卻仍將之視為「三清窟」。

103 黃海德則認為二者相同，見氏著，〈唐代道教「三寶窟」與《南竺觀記》〉，頁 15-20。

臺灣大學藝術學研究所圖書室

唐御立集聖山玄妙觀勝境碑〉，[104]為時任安居縣博士張庭訓所作；碑文對太極左仙公、救苦天尊等道教尊神有細緻的描述，可知張庭訓對道教教理應有相當程度的認識，但碑文中卻隻字未提元始天尊或三清。

表三 《道教靈驗記》所見老君、天尊像一覽

編號	驗 名	宮 觀 名	像 名	老君系	天尊系	備 考
1	興元北逢山老君觀驗	老君觀・陝西	無	○		
2	上都昭成觀驗	昭成觀・長安	百尺老君像	○		
3	城南文銖臺驗	文銖臺・長安	救苦天尊之像		○	
4	成都青羊殿驗	青羊老君殿・成都	功德尊像	○		
5	亳州太清宮驗	太清宮・安徽	老君・六聖御容	○		
6	青羊肆驗	青羊宮・成都	不敢圖形像	○		即青羊殿
7	樂溫三元觀基驗	三元觀・重慶	元始天尊像		○	
8	李福相公修玄元觀驗	玄元觀・洛陽	天尊		○	
9	東川置太一觀驗	太一萬勝觀・成都	玄元太一之像			太一天尊？
10	安邑崔相夢潛丘臺觀驗	古觀古殿・山西	天尊		○	
11	劉瞻相夢江陵真符玉芝觀驗	真符玉芝觀天尊殿・湖北	元始天尊		○	
12	李蔚相修汴州玉芝觀驗	玉芝觀・河南	元始天尊		○	
13	盩厔縣樓觀驗	樓觀・陝西	無	○		無像名，然樓觀道主奉老君
14	南平丹竈臺金銅像驗	丹竈臺・重慶	天尊・道君・老君・真人之形	○	○	
15	蜀州天尊碑驗	紫極宮・四川	天尊像		○	
16	唐興堰石天尊驗	湖南	天尊像		○	
17	常道觀鐵天尊驗	常道觀・四川	鐵天尊		○	
18	木文天尊驗	新興居寺・四川	太一天尊		○	
19	什邡縣興道觀鐵像天尊驗	興道觀・四川	鐵像天尊		○	
20	洪州信果觀木天尊驗	天尊殿・江西	木象天尊		○	
21	彭州三台觀鐵天尊驗	三台觀・四川	鐵像天尊		○	匠人廖元立曾鑄「陽安開元觀天尊」、「梓州玄德觀天尊」

104 碑文見龍顯昭、黃海德編，《巴蜀道教碑文集成》，頁 27-29。《碑文集成》將此碑名為〈啟大唐御立集聖山玄妙觀聖境碑〉，今據神塚淑子，《唐代道教関係石刻史料の研究》（平成 15 年度～平成 17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2006），頁 111-112 改。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驗 名	宮 觀 名	像 名	老君系	天尊系	備 考
22	雲頂山鐵天尊驗	仙居觀・四川	鐵像天尊		○	
23	洵陽望仙觀天尊驗	望仙觀・陝西	天尊		○	
24	張仁表太一天尊驗	肅明觀・長安	太一天尊		○	
25	袁逢太一天尊驗	仙都觀・長安	太一天尊像		○	
26	李邵太一天尊驗	三洞觀・長安	畫太一天尊		○	
27	孫靜真救苦天尊驗	靜室道堂・蘇杭	畫太一天尊		○	
28	啓靈觀天尊驗	老子一堂・陝西	天尊像	○	○	
29	合州慶林觀尊像驗	慶林觀・重慶	太上			太上老君？
30	蜀中唐興縣芝草天尊驗	四川	（芝草）天尊之像		○	
31	唐興縣天尊現驗	四川	（靈芝）天尊之像		○	
32	益州唐隆縣大通觀驗	大通觀・四川	石像天尊		○	
33	梓州飛烏白鴉觀驗	白鴉觀・四川	鐵天尊		○	
34	蜀州壁畫老君驗	紫極宮・四川	畫老君一尊	○		
35	京光天觀黑髭老君驗	東聖祖院・長安	黑髭老君	○		
36	終南山玉像老君驗	樓觀谷中・陝西	玉像老君	○		
37	玉局化玉像老君驗	太清宮・長安	玉像老君	○		發現於四川
38	閬州石壁成紋自然老君驗	玉臺觀・四川	石文老君像	○		
39	蜀州鐵老君驗	紫極宮・四川	鐵像老君	○		
40	三泉黑水老君驗	中興宮老君堂・四川	老君	○		
41	昌明縣靈集觀鐵老君驗	靈集觀・四川	鐵像白馬老君	○		
42	駱全嗣遇老君驗	華清宮・長安	圖繪老君像	○		
43	崔齊之遇老君驗	洛陽	無	○		老君傳說
44	賴處士說老君降生事驗	不明	無	○		老君傳說
45	賈湘事老君驗	陝西	老君像幀	○		
46	龍鶴山老君驗	觀宇・四川	老君像	○		
47	龍瑞觀老君驗	龍瑞觀・四川	老君	○		老君傳說
48	許述事老君驗	紫極宮・浙江	老君幀一幅	○		
49	沈瑩事老君驗	浙江	老君	○		老君傳說
50	蕭山白鶴觀石像老君驗	白鶴觀・浙江	石像老君	○		
51	天台觀老君驗	天台觀老君殿・浙江	老君像	○		另有「昔桐柏初構天尊之堂」之記述
52	楊闡兒夢老君驗	四川	無	○		老君傳說
53	勾道榮鑄金老君驗	不明	老君像	○		
54	楊文簡老君賜金驗	四川	無	○		老君傳說。文末有「創堂宇以答焉」之記述
總計				29	2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如本節考察結果所示，不論是隋唐時期的道教造像規定，抑或在正史、文學作品反映出的隋唐道教至尊神信仰，皆與部分道經所見「天尊・道君・老君」三尊體系相異，而呈現出老君・天尊或其一的現象。就此而言，直接將玄妙觀三尊像、仁壽縣三寶像等同於三清像的看法恐怕仍需商榷。[105]進言之，比起小林氏主張將仁壽縣三寶像視為玄妙觀三清像影響下的產物，並將二者視為同一神格的看法，或許將這二處玄宗期的三尊像視為蜀地道教特殊信仰之呈現更為合理。換言之，玄妙觀三尊像與仁壽縣三寶像可能是當時劍南道一帶的道教受到前舉《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之影響所製的特殊造像，具有較強的地域性格，或非當時的一般認識。

儘管隋唐道經似乎未見以「三清」明確指稱天尊等三位神靈的用例，但在文學作品裡則可看到以「三清」喻天界或神靈的用法。如唐玄宗朝崔國輔〈九日侍宴應制〉有「金籙三清降，瓊筵五老巡」，[106]此處將「三清」和「五老」對舉，「五老」或為本文第二節提到的五老君，[107]然「三清」實指為何，則不甚清楚。詩中提及金籙齋法，據《無上祕要》〈金籙齋品〉可知，南北朝道教舉行金籙齋時所據之經典當為《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法》，[108]但《道藏》本《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卻未見三清的用例，崔詩所言「三清」或可理解為居於三清天的神

105 李凇從藝術史的角度分析，最終得出唐代道教造像的主流並無三清像的結論，該看法也呼應本文的考察成果。見氏著，《神聖圖像：李凇中國美術史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頁 141-157。儘管如此，唐代已出現道教三清像的意見似乎是目前學界的基本認識，如齋藤龍一，〈道教像のすがたとひろがり——南北朝～唐時代〉，收入齋藤龍一等編，《道教美術の可能性》（東京：勉誠出版，2010），頁 83-94。

106 彭定求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 119，〈崔國輔〉，頁 1201。崔國輔為開元十四年（726）進士，在兩《唐書》無傳，據《新唐書》，崔氏有《崔國輔集》，然在《新唐書》成書時已佚。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 60，〈藝文志〉，頁 1603。

107 關於「五老」，見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頁 116-121。

108 《無上祕要》，收入《道藏》第 25 冊，頁 193c。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靈。[109]此外，南宋洪遵（1120-1174）所纂《翰苑羣書》收錄唐末翰林學士楊鉅《翰林學士院舊規》，[110]其中〈道門青詞例〉談及奏呈青詞的對象為「謹稽首上啓虛無自然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眾聖、十極靈仙、天地水三官、五嶽眾官」，[111]文中雖見「三清」一語，但應如後文「十極」、「天地水」等以地理名詞結合仙真的行文方式相同，此處當為三清天之代名詞，而非指至尊神。此外，從宋前道經的行文慣例來看，並無在「三清眾聖」一語前冠上神靈稱號的用例，[112]應可排除與前列神靈連讀為「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三清」的可能性，該詞「三清眾聖」當指位於三清天之眾神真而非天尊等三位神靈。

到了五代時期，似乎出現奉祀「三清」的現象，但缺乏對奉祀對象的具體紀錄。《新五代史》有條道士陳守元（?-935）教導閩康宗（王昶，935-939 在位）奉道的材料：[113]「守元教昶起三清臺三層，以黃金數千斤

109 《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頁 379b-392a。但也不排除是「太上三尊」的可能。

110 楊鉅在兩《唐書》無傳，《新唐書》作「翰林學士院舊規一卷。字文碩，（楊）收子也。昭宗時翰林學士、吏部侍郎」。見歐陽修、宋祈撰，《新唐書》，卷 58，〈藝文志〉，頁 1478。

111 楊鉅〈道門青詞例〉，《翰林學士院舊規》，見洪遵輯，《翰苑羣書》，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原刻景印）・知不足齋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頁 31-32。青詞研究見周西波，《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頁 429-459；丸山宏，《道教儀禮文書の歷史的研究》，頁 171-208。丸山氏認為〈道門青詞例〉之「三清」指的是道教至尊神，見頁 173。

112 宋前道經「三清眾聖」的用例極少，且未見前有神靈稱號，如南朝古靈寶經《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卷 4〈持齋品〉：「凡夫無知，謂為虛誕。如三清眾聖，久證道真，恒悉奉齋，勤行不怠，況汝輩乎」；隋代《太玄真一本際妙經》〈付囑品〉：「汝等咸應生厭離想，雖復神仙壽億萬劫，終必死壞。三清眾聖念念无常，是故世間无可保者」；唐末《太上黃籙齋儀》卷 17：「願以是功德，歸流某官即時冥界。三清眾聖，開日闕以流光。八景高尊，敞雲軒而布澤」。分見《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收入《道藏》第 6 冊，頁 99c；《太玄真一本際妙經》，收入《道藏》第 24 冊，頁 653c；《太上黃籙齋儀》，頁 228b。

113 守元似乎甚得王昶信賴，《資治通鑑》形容道：「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將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托，言無不從，其門如市。」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鑄寶皇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像，日焚龍腦、薰陸諸香數斤」。[114]文中「三清臺」的主祀對象應為寶皇、元始天尊和太上老君，但在道經當中似未見寶皇這一稱號，[115]或為陳守元自創的神靈。[116]至於「三清臺三層」當是模仿道教最高三層天界而製，若然，則此處三清之語當釋作天界為宜。

與此相關，在現存的唐代道觀建築相關紀錄裡，[117]似乎並未出現以「三清」為名的殿宇。如唐人樂龜朋〈西川青羊宮碑銘〉描述老君的轉生事蹟：「太上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則我句唐之高祖……我太上玄元聖祖，應運降跡，與天皇為師……一百五十六代，四萬五千餘年，始稱通玄天師，再號金闕帝君，三名盤古先生」，[118]在生成論等部分皆不見天尊或三清之說。此碑主旨雖為讚頌老君，但如前文所示，在天尊信仰極為普及的唐代，絲毫未提及天尊或三清天界的描述方式並不多見。又如山西地志之一的《龍角山記》所錄〈唐明皇御制慶唐觀紀聖銘〉，[119]提到玄宗「齎送勅賜玄元皇帝法服與此廟」後言道：「敬造金闕天尊像一

見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 279，〈後唐紀〉，頁 9137。

114 歐陽修撰，徐無黨註，《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 68，〈閩世家・王審知〉，頁 851。

115 唐前道經未見寶皇這一神格，或與《無上祕要》卷 35〈授度齋辭宿致儀品〉「至心歸命東方玉寶皇上天尊」相關；《無上祕要》，收入《道藏》第 25 冊，頁 121a。另本文附錄編號 267 之金銅道教像銘文亦有「東方玉宝皇上天尊」。

116 《新五代史》：「道士陳守元以左道見信，建寶皇宮以居之。守元謂鐐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鐐欣然遜位，命其子繼鵬權主府事。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元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人。』鐐乃即皇帝位，受冊於寶皇。」歐陽修撰，徐無黨註，《新五代史》，卷 68，〈閩世家・王審知〉，頁 848。

117 廣陵書社編有《中國道觀志叢刊》36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中國道觀志叢刊續編》28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4），雖便於翻檢，惟其版本多據《道藏》，因此本文仍以《道藏》所收本為主，必要時輔以上述《叢刊》、《叢刊續編》。

118 《宮觀碑誌》，收入《道藏》第 19 冊，頁 679b-687a。

119 《龍角山記》，收入《道藏》第 19 冊，頁 692b-700b。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所，奉為太上皇元始天尊像一所，奉為皇帝二真人為侍者」，可知慶唐觀主祀的神靈當有玄元皇帝（太上老君）、金闕天尊和元始天尊，其中金闕天尊或為太上道君的異稱，[120]但碑銘中也未見三清的記述。此外，今陝西省周至縣是隋唐樓觀道的主要根據地，[121]元人朱象先蒐集自唐季至元代與樓觀相關的碑刻題記而編纂為《古樓觀紫雲衍慶集》。遍閱此書，可知即便在這座與老子關係匪淺的道觀裡，亦不見以三清為名的殿閣。此外，唐末道士李沖昭記錄當時於衡山所見之道觀為《南嶽小錄》一卷，[122]書中也未提及奉祀三清的相關建築。

然而，唐代道觀未置三清殿堂的情況，[123]到北宋時期出現顯著的變化。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四月，時任將侍郎的韓望撰〈慶唐觀碑銘〉提及此觀的歷史：「（景德）二年（1005）春……修其三殿：曰玄元、曰三清、曰三皇」，明確記錄三清殿的造立。[124]徽宗政和元年（1111）六月所立〈重修三清殿記〉，在文首追溯天聖觀的歷史：「天聖觀，蓋唐聖祖降真之地，形勢壯偉，甲於河東；其中三殿岌然，先後鱗比：其一曰老子，次曰三清，次曰三皇，而六帝侍焉。」[125]可知其中奉祀老子之處單獨為一殿，另置三清殿與三皇殿，但凡此紀錄皆未見於唐碑。據

120 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頁 89-101、171-183。

121 樓觀道相關研究，見陳國符，《道藏源流考》，頁 261-266；愛宕元，〈唐代樓觀考——歐陽詢撰「大唐宗聖觀記」碑を手掛かりとして——〉，收入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京都：同朋舍，1992），頁 275-322。

122 《南嶽小錄》，收入《道藏》第 6 冊，頁 861c-866b。

123 杜光庭所編《道教靈驗記》卷 2 有一條材料與此相關，見該卷〈宮觀靈驗・果州開元觀驗〉：「因使善沉者鉤求，得梓木千段。構成三清殿，鍾樓經閣廊宇，咸得周足」的描述（頁 809a）。然而，幾乎相同的文字亦可見於《雲笈七籤》卷 117，當中則作「三尊殿」（頁 812b）。同為杜光庭之作《錄異記》卷 1〈仙〉亦有一則相似內容，相關處道：「（黎）元興令人取之，得烏楊木千餘段，至有長百尺者，以用起觀。作黃老君殿，依夢中像塑之。又制三尊殿，講堂齋壇，房廊門宇，木皆足用」，其中亦作「三尊殿」。見《錄異記》，收入《道藏》第 10 冊，頁 857c。據此，《道藏》本《道教靈驗記》所見「三清殿」的記述，當為後世所改編者。

124 〈慶唐觀碑銘〉，《龍角山記》，收入《道藏》第 19 冊，頁 696c-698a。

125 〈重修三清殿記〉，《龍角山記》，收入《道藏》第 19 冊，頁 698a -698b。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此，龍角山天聖（慶唐）觀三清殿的成立，極可能在五代宋初時期。然而宋代道觀修築三清殿應非定制。如元代劉大彬所編《茅山志》卷 17〈樓觀部篇〉所錄的各宮觀名稱當中，便未見以三清為名的殿宇。[126]另一方面，據〈靈寶院〉條內容，此院是在南朝梁代招真臺的故址上於唐代重建者，內奉靈寶天尊像，另有老君瑞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前文的考察結果，即唐代道觀所奉至尊神多為「天尊、老君」的現象。儘管如此，在唐末應已出現道觀合祀天尊、道君和老君的情況。南宋時人陳田夫所作，記錄衡山名勝之《南嶽總勝集》，書中雖未見以三清為名的宮觀，[127]但據〈招仙觀〉條：「晉咸亨中，[128]鑄石像老君並侍從，並同時而建。舊觀在洞口，唐末遷出，就老君殿別塑元始、玉宸共為一殿，以奉香火」，可知此觀最初僅祀老君，但經唐末改建後，老君殿在原奉的主尊老君外，另與元始天尊、玉宸道君合祀，[129]此亦與後述北宋徽宗敕文所言之三清尊神相吻合。在三清信仰發展史上，唐末可謂重要的過渡期。

前文考察唐代史料已數見「三清」之語，其內容多指道教天界，或天界神靈；然入宋以後，明確以「三清」指稱道教至尊神的用例似乎日益普遍。《茅山志》卷 2〈誥副墨．唐詔誥〉收錄唐太宗貞觀九年（635）所頒〈太宗賜王法主詔〉：「會眾妙於三清之表，反華髮於百齡之外」，這裡的三清仍指天界；同卷〈玄宗賜李玄靜先生敕書〉：「將使九有之人，同歸玄教；三清之眾，俯鑒遵行……以今月十八日仰啓三清尊君、太師、玄師、真師，潔齋受訖，戴捧真文」，[130]其中「三清之眾」應指

126 《茅山志》，收入《道藏》第 5 冊，卷 17，頁 548c-703b。

127 《南嶽總勝集》，收入《道藏》第 11 冊，頁 111c-120b；另有明人影宋本收於廣陵書社編，《中國道觀志叢刊》第 9 冊，頁 1-268。

128 查兩晉年號有咸安、咸康、咸寧（西晉）、咸和，未見「咸亨」。按「咸亨」為唐高宗年號，文中「晉」或為「唐」之誤。

129 將道君稱為「玉宸」似乎是唐代以降的現象，唐前道經相關記述極少。杜光庭刪定《道門科範大全集》卷 61 有「臣等皈身、皈神、皈命太上玉宸大道君」，見《道門科範大全集》，收入《道藏》第 31 冊，頁 901a。

130 《茅山志》，收入《道藏》第 5 冊，卷 2，頁 555a。

臺灣人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居於三清天的眾仙真，然而仰啓對象「三清尊君」或為日後的三清至尊神體系，可惜文中並無進一步的線索可供比對。到了北宋仁宗（1022-1063）朝，道士李思聰所編《洞淵集》卷 1〈三清詠敘〉，[131]如題名所示，已明確結合三清天界和三至尊神：「元始天尊者……居玉清聖境清微天宮焉」，「玉宸道君者……居上清真境」，「混元老君者……居太清仙境太赤天中焉」，並稱之為「三清」。而《茅山志》卷 4〈誥副墨・宋詔誥〉所錄北宋徽宗大觀元年（1107）七月二十九日的敕文可見：「敕劉混康……御筆畫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各一本，可與去歲所畫太上老君共三清，潛神供養」，[132]其中清楚的說明「三清」即「元始天尊、太上道君、太上老君」。綜此，將前文所考察「天尊・道君・老君」這一道教三至尊神名之為「三清」，且進一步與天界觀之三清相結合者，其成立當在北宋時期。

「三清」信仰的成立情況，若爬梳元末明初《天台山志》中的相關紀錄，當能有更清楚的理解。唐玄宗天寶元年（742）崔尚在〈桐栢觀碑〉提到，唐睿宗景雲年間（710-712）建觀之初所立者，為「天尊之堂」，此與前文所論《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對道觀需築天尊堂的規定相吻合；而此觀至南宋重新修建為桐栢崇道觀之前，已數歷改修，其正殿於北宋時名三清殿，此或與十國時期吳越王所供奉三清像有關：「其殿宇則三清寶殿……吳越國王所捨銅像天尊一十身……檀香三清像一龕。」到了南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曹勛〈桐栢記〉已云「繪度人經像於壁，改造三清正殿，及命工粧彩棟宇，俾之侖奐」，桐栢觀內的建築清楚地呈現自天尊堂發展為三清殿的變化。[133]

另可注意者，為元代《宮觀碑誌》收錄一篇鄭子聃（1126-1180）金

131 《洞淵集》，收入《道藏》第 23 冊，頁 834a-854a。該書卷首有數篇李思聰將所作圖文進呈仁宗的相關紀錄，文中年號皆在皇祐年間（1049-1054），《洞淵集》的成書當略晚於此。

132 《茅山志》，收入《道藏》第 5 冊，卷 4，頁 568c。

133 《天台山志》，收入《道藏》第 11 冊，頁 90b-97a。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世宗大定十九年（1179）九月所撰〈中都十方大天長觀重修碑〉。[134]此觀是今日北京白雲觀的前身，[135]碑文提及觀內配置為：「前三門榜曰十方大天長觀，中三門曰玉虛之門，設虛皇醮壇三級，中大殿曰玉虛，以奉三清，次有閣曰通明，以奉昊天上帝……西閣曰飛玄，以秘道藏，兼奉三天寶君」，可知此觀在元代並未將供奉三清之正殿稱為「三清殿」，而是名為玉虛殿，文中也未見對三清的具體描述，但自文末頌詞有「延康龍漢」、「玉清太清」等語，該觀之主建築玉虛殿所奉之三清，應近於唐末的天尊・道君・老君三清至尊神。此外，元初鄧牧心所編、收錄安徽天柱山道觀史料的《大滌洞天記》，卷上記載三清殿沿革史：「宋政和間（1111-1118）……改為三清殿。……至元庚寅（1280）復建」，[136]可見將正殿名為「三清殿」者於宋代道觀甚為普遍；而卷下所錄元成宗大德四年（1300）張伯淳〈元清宮記〉已明確道：「寥陽殿以奉三清，璇璣閣以禱祠七政」，[137]奉三清之殿雖名為「寥陽殿」，已可知當時普遍於道觀內供奉三清尊神。根據本節考察結果可知，道教最高尊神「三清」信仰體系的明確成立，當在唐末五代之際，入宋後已廣為流行。

結　語

在佛教的刺激和影響下，唐前道教積極融攝佛教教理、儀式等各種資源後日益進化，最終成為得以與儒釋二教相衡的一大力量，過程中也出現不少影響深遠的變革。道教三清尊神信仰的形成，可謂此歷史情境下的重要產物。作為道教的至尊神，三清在今日已廣為人知，惟當前研

134 《宮觀碑誌》，頁 710c-721c。

135 十方大天長觀的代表性研究，見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附東嶽廟志》（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4），頁 1-9；吉岡義豐，《道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52），頁 196-215。

136 《大滌洞天記》，收入《道藏》第 18 冊，卷上，頁 143a-143b。

137 《大滌洞天記》，卷下，頁 161c-162c。

臺灣人文與學術期刊資料庫

究多持三清信仰成立於南北朝，或謂初唐為其下限的看法。本文在分析道經、正史、筆記小說、碑刻造像記等諸般性質各異的史料後，得出與上述主流觀點相異的結論。茲將考察結果要約為如下三點。

一、唐前道經雖見「三清」用語，但多以喻道教天界，且如《無上祕要》、《道教義樞》所示，唐前道教在頂層天界的具體內涵上諸說並陳，後世如《雲笈七籤》將三清比定為「玉清・上清・太清」的說法並不普遍。此外，同時期的科儀類道經雖未見明確以「三清」藉指至尊神的用例，但已出現有類於今日三清尊神信仰的跡象。其中靈寶六齋出現的二種至尊神體系，或許為三清信仰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整合資源，值得留意。

二、隋唐時期逐漸形成以天尊、道君、老君所構成的至尊神體系，但還未見明確以「三清」代稱此體系的痕跡。此外，考察道教經典以外的史料，如正史、筆記小說或碑刻題記可知，諸史料不僅少見對三清的說明，也未見道觀設置「三清殿」的記述。相較於此，崇奉天尊、老君似乎是隋唐時人對當時道教的一般性理解。唐代道觀普遍設置天尊殿堂，天尊像也遠較老君像為眾。至於蜀地出現三尊像的成因，則需進一步考察。

三、五代至南宋時期描述道教至尊神的相關文獻，不僅明確以「三清」喻「天尊・道君・老君」和天界「玉清・上清・太清」，當時道教宮觀亦多設有奉祀「三清」尊神、或以「三清」為名的殿閣。此時所見「三清」尊神的內容，已與今日所見者相去無幾，可見其影響深遠。由此可知，道教「三清」信仰體系成立於唐末五代，於宋定型以後迄今未易，隋唐時期實為重要的過渡階段。「三清」內涵的最終確立，最早似為北宋仁宗時期。

道教三清至尊神信仰體系成型於隋唐，定型於趙宋，這一現象不僅在道教史上有著重要意義，也與中國文化史有著千絲萬縷的呼應關係，其形成過程遠比本文所呈現者來得更為幽微複雜，如以下問題仍有待進一步考索：如何解釋宋前部分道經所見「天尊・道君・老君」之至尊神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體系卻未見於其他類型的史料和出土造像，亦即如何審視具規範性格的道經，和歷史現實之間的互動關係？不同經系的至尊神系統何以能夠整合為齊整的三清尊神？在這一整合過程當中，靈寶六齋所見的二種至尊神體系發揮怎樣的作用，是否有來自佛教的影響？[138]北宋時期的「天尊・道君・老君」之「三清」尊神體系，又何以在南宋蛻變為今日所見「元始天尊・靈寶天尊・道德天尊」之「三清」？

囿於篇幅，本文僅就道教至尊神三清體系的形成史作必要的基礎考察，尚未能對前述問題作進一步的追索與詮釋。就此而言，本文的考察成果並不能讓人感到滿意。但也因這一課題具有高度複雜性和現實意義，若只將考察材料侷限於道教經典，將難以發現歷史現實與規範文本間所存在的隙罅。在這意義上，本文的研究取徑或許能發揮些許參考作用，並期有拋磚引玉之效。

*本文改寫自筆者博士論文〈六朝隋唐期における道教思想の整合化と三教交涉〉之一章，撰寫過程中分別獲得名古屋大學名譽教授神塚淑子、京都大學名譽教授麥谷邦夫老師惠贈參考資料與大作，以及匿名審查人的寶貴建議，謹此敬申謝忱。

（責任編輯：吳昌峻　校對：黃方碩　詹前倬）

138 朱熹的言論很具代表性，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卷 125，〈論道教〉，頁 300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附錄　南北朝隋唐道教造像一覽表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1	王易造道像	~北魏正始(504-508)	單面三尊造像	敬刊佛像	?	李 2A01(×)
2	魏文朗造像碑	始光元年(424)[139]	四面佛道造像	佛道像一區	耀縣	李 2A02
3	道民王伯造老子石像	太和十四年(490)	單面三尊坐像	造老子像一軀	?	李 2A03
4	道民姚伯多造像碑	太和廿年(496)	四面三尊道像	敬造皇老君文石像一軀	耀縣	李 2A04
5	道民劉文朗造像碑	太和廿三年(499)	單面三尊道像	?	?	李 2A05
6	男官傅某造四面道像		四面道像	造石像一軀	西安	李 2A06
7	楊阿紹造像碑	景明元年(500)	單面三尊道像	造石□一區	?	李 2A07
8	楊縵黑造像碑			石像一區		李 2A08
9	鎮國將軍元某造單尊石像		單尊坐像	造□像一區		李 2A09
10	樓觀台四面道像	500?	四面各三尊像	?	?	李 2A37
11	烏乜名造石像	景明二年(501)	單尊坐像	?		李 2A10
12	馮神育造像碑	正始二年(505)	四面道像	此是太上。造石像一區	欒陽縣	李 2A11
13	馮萇壽造道像	正始(504-508)?		元炁大上。尹先生。張陵先生	?	李 2A39
14	永平三尊式造像	永平二年(509)	背屏式三尊像	?	鄜縣	李 2A12
15	朱奇兄弟造像碑	延昌元年(512)	四面佛道造像	造石像一區	華縣	李 2A13
16	張相造天尊像	延昌二年(513)	背屏式三尊像	造天尊一區	?	李 2A14
17	張亂國造像碑	延昌三年(514)	雙面三尊道像	造石像一區	耀縣	李 2A15
18	妙覺寺北魏造像碑	500-514	三面道佛像	?	富平縣	李 2A48
19	蓋氏造三尊式道像	延昌四年(515)	背屏式三尊像		?	李 2A16
20	焦采造道教二尊并坐石像		雙坐像	造像一鋪		李 2A17[140]
21	田良寬造像碑	正始～延昌(504-515)	四面佛道造像	建立石像		李 2A38
22	吳洪標造像碑	熙平元年(516)?	雙面三尊道像	興建石像一區	耀縣	李 2A44
23	邑子六十人造像碑	熙平二年(517)	四面佛道造像	造石像一區	?	李 2A18
24	張安世造像碑	神龜(518-520)	雙面佛道像	造石像一區	耀縣	李 2A19
25	王守令造像碑	神龜初(518-519)	四面佛道造像	刊石出真容。□□太上君	臨潼縣	李 2A20

139 此碑作成年代爭議頗眾，見石松日奈子，《北魏仏教造像史の研究》（東京：星雲社，2005），頁 287-299；Stanley K. Abe, “Chapter Five: Alternatives,” in *Ordinary Imag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pp. 270-313; 繆哲，〈《魏文朗造像碑》考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1 期（2006 年 9 月，臺北），頁 1-66。李淞，《中國道教美術史》第 1 卷，頁 202-207。本文支持石松氏的意見，惟尊重圖版出處原著，本表紀年仍按李著。

140 胡文和，《中國道教石刻藝術史（上）》，頁 104 圖版當為誤植，原圖見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　図版篇三》（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頁 85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26	劉、田氏造像碑	神龜二年(519)		?		李 2A21
27	錡石珍造像碑	神龜三年(520)	四面道像	造石像一區	耀縣	李 2A22
28	「永康元年」銘三尊道像	北魏後期(515-520)?	雙面三尊道像	光我佛□	?	李 2A47
29	錡麻仁造像碑	正光二年(521)	雙面造像	?	耀縣	李 2A23
30	舉家廿人造石像		單龕三尊像	□像一□	?	李 2A24
31	茹氏一百人造像碑	正光三年(522)	四面造像	老子托生於西境。刊石聖容		李 2A25
32	楊麴仁造老子釋迦文佛		佛道造像	?		李 2A26(×)
33	師氏七十一人造像碑	正光四年(523)	四面佛道造像	立石像一區		李 2A27
34	仇臣生造像碑	正光五年(524)	雙面造像	?		胡 18(×)
35	李覆宗造玉像			造玉像一區		李 2A28
36	正光五年邑子六十人造像碑		四面佛道造像	造石像	富平縣	李 2A29
37	道士郭法洛造像碑	孝昌二年(526)	三面造像	?	涇陽縣	李 2A30
38	龐氏造像碑	孝昌三年(527)	四面佛道造像	太上老君一軀	?	李 2A31
39	道民女官王阿善造玉皇雙像	北魏蕭寶夤隆緒元年(527)	雙面並坐像	玉皇坐。造像二軀		李 2A32
40	夏侯僧□造像碑	514-528	三面佛道造像	造石像一□	耀縣	李 2A41
41	雷氏五十人造像碑	孝明帝期(516-528)	四面佛道造像	造像一區	?	李 2A45
42	道成造彩繪道像	永安二年(529)	雙面三尊造像	造像□		李 2A33
43	都督樊奴子造像碑	太昌元年(532)	四面佛道造像	敬崇石像一區	富平縣	李 2A34
44	永熙二年道民孫佰胤造道像	永熙二年(533)	三面造像	造石像面	?	李 2A35
45	永熙三年道民吳某造道像	永熙三年(534)	四面造像	?		李 2A36
46	王市保造天尊像碑	512-527	單面造像	建石像一區		胡 21
47	杜氏造道像碑		四面造像	?		胡 77(×)
48	合右邑子七十人造像碑	516-528	四面佛道造像	建造石像一區		李 2A42
49	「大中六年」銘小道像	500-534	單面道像	?		李 2A40
50	夫蒙氏造像碑	516-534	四面各三尊佛道造像	?	耀縣	李 2A43
51	荔非氏道教造像碑	508-535	單面造像	?	?	李 2A46
52	張道君造像			張道君為		李 2A50
53	荔非周歡造像碑	528-535	雙面三尊道像	?	耀縣	李 2A51
54	劉始造像石	西魏大統四年(538)	四面佛道像	劉始造像	?	胡 32
55	武定元年道教石造像	東魏武定元年(543)	單面單尊坐像	?	?	李 2B02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56	蔡洪造太上老君像碑	西魏大統十四年(548)	四面道像	造太上老君像	芮城縣	李 2B03
57	邑子七十人等造像碑		四面佛道造像	造大道如來二聖真容	?	李 2B04
58	佛弟子岐法起造四面石像	西魏大統十六年(550)		造白石像一區	西安	李 2B05
59	焦文賢造道教四面像	恭帝元年(554)	四面道像	造四面像一	?	李 2B06
60	丙子歲十月白石謹為父造道像	恭帝三年(556)		為父造道像一區		李 2B07
61	王法略像	528-556	單尊坐像	道士王法略像		李 2A49
62	仇僧佛道造像碑	535-556	四面佛道像	?		李 2B09
63	絳阿魯造像碑	北周武成元年(559)				李 2C01
64	輔蘭德造像碑	保定元年(561)	四面道像	造石像一區	耀縣	李 2C02
65	道民馬洛子造玉老君像			皂西玉老君像一區	?	李 2C03
66	石造道教三尊像		單面三尊像	?	?	李 2C34
67	李曇信造像碑	保定二年(562)	四面佛道造像	敬造釋迦太上老君諸尊菩薩石像一區	耀縣	李 2C04
68	東京書道博物館藏保定二年造道像		單面單尊道像	造道像一區	?	李 2C05
69	北齊女官張定容造老君像	北齊河清元年(562)	單面單龕	敬造石老君像一區		李 2C39
70	戶縣令許多造太上老君像	北周保定四年(564)	三面造像	謹造太上老君一區		李 2C06
71	男官姚道珍造老君像		背屏式三尊像	造老君一區		李 2C07
72	涇陽縣北周佛道造像碑	北周保定五年(565)	四面佛道造像	造石像一區		李 2C08
73	劉男俗造像碑	北周保定(561-565)	四面道像	?		李 2C09
74	男官姜纂造老君像	天統元年(565)	雙面道像	敬造老君像壹軀	偃師縣	李 2C10
75	方形黃玉石老君像	天和二年(567)	單面三尊像	造老君一區	西安?	李 2C11
76	道民全荷造天尊像		?	造天尊一區	?	李 2C12(×)
77	道民杜崇□造老君像	天和三年(568)	背屏式三尊像	造老君一區		李 2C13
78	檀越主王迎男造石像	天和四年(569)	四面佛道造像	敬造石像一區		李 2C14
79	道民蔡振虎造老君像		單面?	敬造老君像一區		李 2C15(×)
80	清信女某造四面石像	天和五年(570)	四面佛道造像	敬造四面石像、二面佛十區、二面道八區		李 2C16(×)
81	劉歡慶造立像	建德元年(572)	單尊立像	道民劉歡慶。敬造像一區	高陵縣	李 2C17
82	錡馬仁造老君像碑		四面道像	敬造石老君像一區	?	李 2C18
83	北周李元海造元始天尊像		元始天尊	造元始天尊像碑一區		李 2C19
84	道民王延造道教立像		單尊立像	?		李 2C38(×)
85	四川南朝道教石刻	556-574	單尊坐像		成都	李 2C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86	清信弟子孟阿妃造老君像	北齊武平七年(576)[141]	單面三尊像	敬造老君像一區	偃師縣	李 2C20
87	道民大都宮主馬寄造像碑	551-577	三面道像	?	寶豐縣?	李 2C22
88	馬天祥造石像	武平九年(578)[142]	?	造立石像	?	李 2C21
89	魯氏造像碑	西魏～北周(535-580)	三面各三尊像	?		李 2C23
90	張氏造像殘石		?			李 2C24
91	四面像主造像碑	北周(557-580)	四面佛道造像	?	耀縣	李 2C25
92	四面線刻石				高陵縣	李 2C26
93	四面石造像					李 2C27
94	任閏造像碑				?	李 2C29
95	西墻村佛道混合造像碑				耀縣	李 2C30
96	四面造像半截碑		四面三尊道像		?	李 2C31
97	四面道教造像殘碑		四面道像			李 2C32
98	石季祥四面造像碑		四面佛道造像	老君主馬宜和		李 2C33
99	芝加哥藏道教三尊像		?	?		李 2B08
100	檀道四面像主造像碑	北周隋初(557-590)	四面道像	五老主		李 2C35
101	黃花石道教像		單尊背屏式像	?		李 2C36
102	宗聖宮道教造像碑	557-617	單面三尊像			李 2C28
103	道民縣主簿造道像	隋開皇二年(582)	單尊背屏式像	造道像一區	西安市	李 2D01
104	惠熾造老君像		四面道像	為造石像一區	?	李 2D02
105	鈁□達造道像		單面道像	?		李 2D03(×)
106	銅造道教像		單尊立像	天尊弟子。造像一區。		李 2D04
107	范匡謹造老君像		三面道像	敬造石老君一區		李 2D05
108	某造道教像		?	?		李 2D06(×)
109	道民白顯景造彩繪石像	開皇三年(583)	彩繪單尊坐像	造道像一區	彬縣	李 2D07
110	毛集造道像		單面道像	?	?	李 2D08(×)
111	姚長寬造石像					李 2D09
112	道民仵進榮造老君石像		單尊坐像	造老君像壹		李 2D10
113	道民趙法護造無上天尊像		?	敬造無上天尊象一區		李 2D11(×)
114	清信女王雙姿造老君石像		單面三尊像	敬造老君像一區		李 2D12
115	韓仁楷造道教像		?	虔造尊容		李 2D13(×)
116	下元三年造像碑	開皇四年(584)	四面佛道造像	崇建靈(?)像四面真容、二聖□像		李 2D61
117	王法洛造老君像	開皇五年(585)	單尊背屏式像	敬造石老君像一區		李 2D14(×)
118	老君坐像		單尊坐像	□靈像		李 2D15(×)
119	緱氏造老君像殘石		三面造像	老君象一區		李 2D16(×)
120	袁神蔭造天尊像石	開皇六年(586)	單面三尊像	造天尊像一區	耀縣	李 2D17

141 此當為北齊後主隆化元年（576）。

142 時北齊已亡，此當作北周武帝宣政元年（57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121	洞玄弟子王忻造像		?	道德經首、希夷□容		李 2D18(×)
122	道民蘇遵造老君像	開皇七年(587)	單面三尊像	敬造老君一區	?	李 2D19
123	徐景暉造像碑	開皇八年(588)	四面道像	造四面像一區		李 2D20
124	男官李洪欽造老君石像			敬造老君石像一區	芮城縣	李 2D21
125	楊阿祖造老君像		三面道像	造像一區。老君主楊阿祖		李 2D22
126	開皇八年弟子某造道像		背屏式單尊像	敬造□□□一區		李 2D23
127	道民□宗□造石像	開皇九年(589)	背屏式三尊像	敬造石像一區	?	李 2D24
128	道民□昭禮造像	開皇十一年(591)	?	?		李 2D25(×)
129	道民孔鉞造老子銅像		單尊坐像	造老子像一區		李 2D26
130	四川彭州道民 譙賈奴造道像		?	造三身□□像一區	彭州	李 2D27
131	開皇十一年道教像			?		神塚 26
132	道民田胡仁造老君石像	開皇十二年(592)	?	造石老君一區		李 2D28(×)
133	胡子澈造彩繪石像		單尊坐像	?		李 2D29
134	輔道景造天尊像	開皇十三年(593)		敬造天尊像一區	?	李 2D30(×)
135	道民任承宗造 元始天尊像	開皇十五年(595)	背屏式三尊像	敬造元始天尊像一區		李 2D31(×)
136	劉天寶劉道孫兄弟 造天尊像		單尊坐像	敬造□天尊二區		李 2D32(×)
137	道民騰欽造天尊像	開皇十六年(596)	?	敬□天尊一區	?	李 2D33
138	道民蔡仕謙造元始 天尊像		背屏式三尊像	敬造元始天尊石像一區		李 2D34(×)
139	道民梁智造無上天尊像		?	造无上天尊象一區		李 2D35(×)
140	道民魯昌造天尊像	開皇十七年(597)		敬造天尊像一區		李 2D36(×)
141	王長願造像	開皇十八年(598)	單尊坐像	敬造道像一區		李 2D37(×)
142	道民□石鳳造像			敬造无上		李 2D38(×)
143	道民孫榮族造像碑	開皇十九年(599)	四面道像	珍造石像一區		李 2D39(×)
144	道民劉子達造 四面老君像碑			敬造四面老君一區	耀縣	李 2D40
145	道民楊能造老君像	開皇初(581-590)	單尊坐像	造老君一區	?	李 2D41(×)
146	道民魏□相造金銅像	仁壽元年(601)		造道像一區		李 2D42
147	佛弟子□市□造 天尊像	仁壽三年(603)	?	造天尊一區		李 2D43(×)
148	大業元年造老君石像	大業元年(605)	單尊坐像	敬造老君一區	洛陽市	李 2D44
149	某造天尊像	大業三年(607)	?	敬造天尊像一區	?	李 2D45(×)
150	道民上官子華造 天尊像碑	大業四年(608)	單尊坐像	自作天尊像□區		李 2D46(×)
151	佛弟子李深中造石像			造石像一區		李 2D47
152	弟子周文明造 道教三尊像	大業六年(610)	單面三尊像	敬造石像一區		李 2D48
153	道士黃法暾造天尊像		摩崖造像	敬造天尊像一龕	綿陽	李 2D49
154	重慶潼南大佛寺 摩崖造像			作天尊象	潼南	李 2D5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155	女弟子文托生母造天尊像	大業十年(614)		造天尊像一龕	綿陽	李 2D51
156	常進通造天尊像		單面三尊像	造天尊一區	?	李 2D52
157	佛弟子李通國造天尊像	大業(605-618)	四面道像	敬造天尊一區	運城市	李 2D53
158	天尊單身造像	隋				李 2D54(×)
159	籙生杜龍祖造像碑	北朝末隋初		?	?	李 2D55
160	一百七十人等造像碑		四面佛道造像			李 2D70
161	陽暮先造像碑	隋	四面道像	造玉老君一區		李 2D56(×)
162	馬寶造像碑			?	耀縣	李 2D57(×)
163	白玉石道像		三尊式座像		?	李 2D58(×)
164	金銅老君立像		單尊坐像			李 2D59(×)
165	信女蔡氏造天尊銅坐像			捨己財造像		李 2D62
166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五五 1473 四面石造像		四面造像	?		李 2D63(×)
167	毛洪遵造道像		背屏式單尊像			李 2D67
168	道教三尊石像		背屏式三尊像			李 2D68
169	道教殘坐像		?			李 2D69(×)
170	四面殘像(之一)		佛道造像			李 2D71
171	四面殘像(之二)					李 2D72(×)
172	錡氏四面殘像		四面道像			李 2D73(×)
173	呂豐和造道教像		背屏式三尊像			李 2D74
174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 3156 石造像	隋至初唐 (589-648)	背屏式三尊像			李 2D64(×)
175	咸陽博物館藏四面石造像		四面佛道造像			李 2D65
176	西安碑林博物館藏四面道教造像		四面道像		西安	李 2D66
177	道民王延造像		?	?	?	神塚 61
178	中龍殘造像					神塚 62
179	三洞弟子文□□造天尊像	唐武德二年(619)	龕像	敬造天尊像一龕	未標示出土地	唐代 1(×)
180	道民劉如意造老君銅像碑	武德四年(621)	銅像	敬造老君像		唐代 2
181	道民李若武造天尊像	武德六年(623)	單尊坐像	敬造天尊一区		唐代 3
182	道民常義通造天尊像		背屏式三尊像	敬造天尊一區		唐代 4
183	李武就造像	武德四年(630)	?	造像一区		唐代 5 (×)
184	道民祖洪□造天尊像	武德五年(631)		造天尊像一区		唐代 6(×)
185	文紹胤造天尊像	武德八年(634)		敬造天尊象一龕供養		唐代 7(×)
186	祈觀元始天尊像碑			敬造元始天尊素象一区		唐代 8
187	信清女蔡(?)華妙造像	武德十三年(639)	背屏式三尊像	造像一區		唐代 9
188	張幻通、張□德造道教三尊像石			?		胡 80(×)
189	道民蔡季亮造天尊像	武德十六年(642)	天尊	敬造天尊像一区		唐代 10(×)
190	洞玄弟子辨法遷造天尊像	武德廿二年(648)	龕像	敬造天尊像一龕		唐代 1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191	李會立造元始天尊像	永徽二年(651)	?	造元始天尊一区		唐代 12
192	清信弟子女李无難造元始天尊像	永徽五年(654)		造元始天尊一区		唐代 13(×)
193	岱嶽觀雙碑題刻	顯慶六年(661)		造素像一軀		唐代 14
194	道民李威子造天尊像			造天尊一区		唐代 15
195	□信弟子□□□造像	龍朔元年(661)	背屏式單尊像	?		唐代 16
196	弟子王法信造天尊像	麟德元年(664)	?	敬造天尊一区		唐代 17(×)
197	道民田客奴造道像石	麟德二年(665)	背屏式三尊像	敬造石像一塔		唐代 18
198	弟子智洪造天尊像		?	敬造天尊		唐代 19(×)
199	焦弘慶兄弟造像			造像一塔		唐代 20(×)
200	乾封三年銘道教三尊像	乾封三年(668)	背屏式三尊像	造像一回		唐代 21
201	弟子□□造天尊像		?	存天尊供養		唐代 22(×)
202	碧落碑	咸亨元年(670)		敬立大道天尊及侍真像		唐代 22
203	鄧阿妲造天尊像		龕像	敬造天尊一龕		唐代 24(×)
204	清信弟子張道運造天尊像	上元二年(675)	?	敬造天尊像一区		唐代 26(×)
205	任智斌造天尊老君像		單面三尊龕像	敬造天尊老君二身		唐代 27
206	弟子尚万□造天尊像	上元三年(676)	?	敬造天尊一塔		唐代 28(×)
207	大洞三景法師葉法善等造壁畫元始天尊萬福天尊像碑	儀鳳三年(678)		敬造壁畫元始天尊萬福天尊像兩鋪		唐代 29
208	清信弟子焦蒲洛安洛兄弟造元始天尊像		背屏式三尊像	敬造元始天尊石像一區		唐代 30
209	道下弟子隻□造天尊像	永淳二年(683)	?	敬造天尊一鋪		唐代 31(×)
210	弘道二年銘天尊像	弘道二年(684)	單面造像	敬造天尊		唐代 32
211	「洛洲濟源縣」宗姓「敬造太上老君石像」碑			?		胡 61(×)
212	奉仙觀老君像碑	垂拱元年(685)	?	敬造石老君像一座		唐代 33
213	女道士張妙端造天尊像碑	垂拱三年(687)		敬造天尊象并仙童玉女一區		唐代 34(×)
214	金台觀主中岳先生馬元貞造元始天尊二真人像碑	周如意元年(691)		敬造石元始天尊像		唐代 35
215	馬元貞造元始天尊夾侍二仙像	如意二年(692)		造石元始天尊		唐代 36(×)
216	楊滿造天尊像	證聖元年(695)		敬造天尊一区		唐代 38(×)
217	東明觀三洞道士孫文儁像天尊二真人像碑	萬歲通天二年(697)		敬造石天尊像一軀		唐代 39
218	大宏道觀主桓道彥造等身老君二真人像碑	聖曆元年(698)		敬造等身老君像一軀		唐代 40(×)
219	金台觀主趙敬同等造東方玉宝皇上天尊二真人像碑	長安元年(701)		敬造東方玉宝皇上天尊一鋪		唐代 41
220	清信弟子姚妙姿造元始天尊像	長安三年(703)	背屏式三尊像	敬造元始天尊一鋪		唐 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221	□□觀威儀師邢虛應等造天尊像碑	長安四年(704)	?	敬造石天尊皇上天尊一鋪。壁畫天尊一鋪		唐代 43
222	大宏道觀法師阮孝波等造元真万福天尊像碑	神龍元年(705)		敬造石元真万福天尊像一鋪		唐代 44
223	顏文達等造老子三尊像碑			敬造老子三尊一鋪		唐代 45
224	三洞道士羅先道造像	唐景龍三年(709)	單尊坐像	敬造石像一鋪		唐代 46
225	號州龍興觀主杜太素等造像碑		?	夾紵像一鋪		唐代 47
226	女官玄真姪上智造像	景雲二年(711)		親承老君之妙		唐代 48
227	三洞道士杜君秀等造道教三尊像		單面造像	敬勒尊容		唐代 49
228	道士楊太希造元始天尊二真人像	先天二年(713)	?	造石元始天尊像一鋪		唐代 50(×)
229	弟子張敬琮母王之女造天尊像	開元五年(717)		敬造天尊一鋪		唐代 51(×)
230	弟子張敬琮母王造天尊像			造天□一鋪		唐代 52(×)
231	觀主趙思礼造常陽天尊像	開元七年(719)	單尊坐像	敬造常陽天尊像一鋪		唐代 53
232	李弘嗣造天尊坐像石		單面三尊像	敬造天尊一鋪		胡 65
233	道士劉升徽造元始天尊像銅牌	開元八年(720)	?	敬造元始天尊像一区		唐代 54
234	袁万仁造天尊像	開元九年(721)	單面三尊像	敬造天尊一鋪		唐代 55
235	正信弟子李玄□造元始天尊像	開元十三年(725)		敬造元始天尊像一鋪		唐代 57
236	楊真造天尊像	開元十四年(726)		敬造天尊一鋪		唐代 58
237	清信弟子楊元一姬王造天尊像	開元十六年(728)		造石天尊一鋪		唐代 59
238	弟子杜遊艺造天尊像		?	敬造玉石天尊一軀		唐代 60(×)
239	蔡知什等造天尊像碑	開元十九年(731)	單面三尊像	敬造石天尊像一鋪		唐代 61
240	弟子姚元琰造天尊像	開元廿二年(734)		敬造□□尊一區		唐代 62
241	開元二十三年銘天尊像	開元廿三年(735)		造天尊像		唐代 63
242	弟子姚阿胡造天尊像	開元廿六年(738)	?	敬造石天尊一鋪		唐代 64
243	焦嘉令造天尊像	開元廿九年(741)	單面三尊像	敬造天尊一鋪		唐代 65
244	王四郎妻姚造天尊像			敬造天尊一鋪		唐代 66
245	陳當意造石仙宮內元始天尊像	天寶二年(743)	?	於宮內造元始天尊像一鋪		唐代 67
246	洞神弟子張香子造應身像	天寶五年(746)		造應身一區		唐代 68
247	太一天尊像	天寶六年(747)	單面造像	敬造。太一天尊		唐代 69
248	啓太唐御立集聖山玄妙觀勝境碑	天寶七年(748)	龕像	造東西真像廿軀、小龕卅二刊軀		唐代 70
249	南竺觀記	天寶八年(749)		共造三宝像一龕		唐代 7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編號	造像碑名	年 代	型 制	像主碑文	出土地	出處
250	道士賈元宗造天尊像	天寶九年(750)	?	造天尊像一鋪		唐代 72(×)
251	姚教生造天尊像		單面三尊像	造石天尊鋪		唐代 73
252	天寶甲午銘天尊像	天寶十三年(754)		天尊		唐代 74
253	孫季良等造像	大中七年(853)	?	鐫此功德社□玉玄觀		唐代 75(×)
254	劍閣鶴鳴山 4 號龕長生保命天尊像	大中十一年(857)	石窟單尊立像	長生保命天尊象一軀		唐代 76
255	三洞真一道士孫靈諷造天尊老君像	咸通十二年(871)	?	敬造天尊老君一鋪		唐代 79
256	石造道教像	?	單尊坐像	無銘文		唐代 80
257						唐代 81
258						唐代 82
259						唐代 83
260			背屏式三尊像			唐代 84
261	金銅道教像		單尊立像	?		唐代 85
262			單尊坐像	無銘文		唐代 86
263						唐代 87
264						唐代 88
265						唐代 89
266						唐代 90
267				東方玉宝皇上天尊		唐代 91
268				東北方度山上聖天尊		唐代 92
269			單尊立像	無銘文		唐代 93
270						唐代 94
271						唐代 95
合計：老君系 37（南北朝：16；隋：14；唐：7） 天尊系 82（南北朝：3；隋：18；唐：61）						

資料來源：胡文和，《中國道教石刻藝術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神塚淑子，《唐代道教関係石刻史料の研究》；李淞，《中國道教美術史》第 1 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2）。

說 明：1. 摩崖石窟造像性質較為特殊，暫不計入。

2. 本表資料皆據「出處」欄原著，「出處」數字皆為原著編號，重複者僅列最新出版品，「×」代表無圖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無上祕要 P.2681〉，收入李德範輯，《敦煌道藏》第 4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天尊說禁誡經》，收入李德範輯，《敦煌道藏》第 5 冊。北京：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1999。
魏　收撰，《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令狐德棻等撰，《周書》。北京：中華書局，1971。
魏　徵等撰，《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釋道宣撰，《續高僧傳》，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0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廣弘明集》，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52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3。
徐堅等著，《初學記》下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楊　鉅，〈道門青詞例〉，《翰林學士院舊規》，見洪遵輯，《翰苑羣書》，收入《百部叢書集成（原刻景印）·知不足齋叢書》。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
劉　昫等撰，《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薛居正等撰，《舊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歐陽修撰，徐無黨註，《新五代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
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
王欽若等編，《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
王　溥撰，牛繼清校正，《唐會要校正（上）》。西安：三秦出版社，2012。
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
彭定求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上清大洞真經》，收入《道藏》第 1 冊。上海：文物出版社、上海書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以下收入《道藏》之各經，出版資料皆同，不另註出）
《上清外國放品青童內文》，收入《道藏》第 34 冊。
《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飛經》，收入《道藏》第 34 冊。
《三洞法服科戒文》，收入《道藏》第 18 冊。
《三洞珠囊》，收入《道藏》第 25 冊。
《大滌洞天記》，收入《道藏》第 18 冊。
《元始五老赤書玉篇真文天書經》，收入《道藏》第 1 冊。
《元始無量度人上品妙經四註》，收入《道藏》第 24 冊。
《天台山志》，收入《道藏》第 11 冊。
《太上三天正法經》，收入《道藏》第 28 冊。
《太上大道三元品誡謝罪上法》，收入《道藏》第 6 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太上洞玄靈寶八威召龍妙經》，收入《道藏》第 6 冊。
《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功德輕重經》，收入《道藏》第 6 冊。
《太上洞玄靈寶本行宿緣經》，收入《道藏》第 24 冊。
《太上洞玄靈寶赤書玉訣妙經》，收入《道藏》第 6 冊。
《太上洞玄靈寶業報因緣經》，收入《道藏》第 6 冊。
《太上洞淵神咒經》，收入《道藏》第 6 冊。
《太上黃籙齋儀》，收入《道藏》第 9 冊。
《太上諸天靈書度命妙經》，收入《道藏》第 1 冊。
《太上靈寶諸天內音自然玉字》，收入《道藏》第 2 冊。
《太玄真一本際妙經》，收入《道藏》第 24 冊。
《太真玉帝四極明科經》，收入《道藏》第 3 冊。
《太極真人敷靈寶齋戒威儀諸經要訣》，收入《道藏》第 9 冊。
《正一出官章儀》，收入《道藏》第 18 冊。
《正一指教齋清旦行道儀》，收入《道藏》第 18 冊。
《正一指教齋儀》，收入《道藏》第 18 冊。
《赤松子章曆》，收入《道藏》第 11 冊。
《南嶽小錄》，收入《道藏》第 6 冊。
《南嶽總勝集》，收入《道藏》第 11 冊。
《洞玄靈寶三洞奉道科戒營始》，收入《道藏》第 6 冊。
《洞玄靈寶五感文》，收入《道藏》第 32 冊。
《洞玄靈寶自然九天生神章經》，收入《道藏》第 3 冊。
《洞玄靈寶長夜之府九幽玉匱明真科》，收入《道藏》第 34 冊。
《洞玄靈寶真靈位業圖》，收入《道藏》第 3 冊。
《洞真太上金篇虎符真文經》，收入《道藏》第 33 冊。
《洞真太上倉元上錄》，收入《道藏》第 33 冊。
《洞淵集》，收入《道藏》第 23 冊。
《茅山志》，收入《道藏》第 5 冊。
《要修科儀戒律鈔》，收入《道藏》第 6 冊。
《宮觀碑誌》，收入《道藏》第 19 冊。
《真誥》，收入《道藏》第 20 冊。
《無上祕要》，收入《道藏》第 25 冊。
《無上黃籙大齋立成儀》，收入《道藏》第 9 冊。
《登真隱訣》，收入《道藏》第 6 冊。
《雲笈七籤》，收入《道藏》第 22 冊。
《道門科範大全集》，收入《道藏》第 31 冊。
《道門經法相承次序》，收入《道藏》第 24 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道教義樞》，收入《道藏》第 24 冊。
《廣成集》，收入《道藏》第 11 冊。
《龍角山記》，收入《道藏》第 19 冊。
《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籙立成儀》，收入《道藏》第 28 冊。
杜光庭，《錄異記》，收入《道藏》第 10 冊。
杜光庭編，《道教靈驗記》，收入《道藏》第 10 冊。
廣陵書社編，《中國道觀志叢刊》36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廣陵書社編，《中國道觀志叢刊續編》28 冊。揚州：廣陵書社，2004。
王家葵校理，《真靈位業圖校理》。北京：中華書局，2013。
周作明點校，《無上祕要》。北京：中華書局，2016。
一　然，《三國遺事》。東京：学習院東洋文化研究所，1964。
金富軾撰，朝鮮史学会編，末松保和校定，《三國史記》。東京：国書刊行会，1971 三版。

二、近人研究

王　卡，《敦煌道教文獻研究——綜述・目錄・索引》。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王　卡，《道教經史論叢》。成都：巴蜀書社，2007。
王永平，《道教與唐代社會》。北京：首都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
王承文，《敦煌古靈寶經與晉唐道教》。北京：中華書局，2002。
王承文，〈論中古時期道教「三清」神靈體系的形成——以敦煌本《靈寶真文度人本行妙經》為中心的考察〉，《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8 卷第 2 期，2008 年 3 月，廣州，頁 34-59。
王承文，《漢晉道教儀式與古靈寶經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
王宗昱，《《道教義樞》研究》。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
尹翠琪，〈《道藏》扉畫的版本、構成與圖像研究〉，《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43 期，2017 年 9 月，臺北，頁 a5-a6、1-79、81-140、353。
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主編，《道教神仙信仰研究》上冊。臺北：中華道統出版社，2000。
呂鵬志，《唐前道教儀式史綱》。北京：中華書局，2008。
呂鵬志，〈天師道旨教齋考（上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0 本第 3 分，2009 年 9 月，臺北，頁 355-402。
呂鵬志，〈天師道旨教齋考（下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80 本第 4 分，2009 年 12 月，臺北，頁 507-553。
呂鵬志，〈靈寶六齋考〉，《文史》2011 年第 3 期，北京，頁 85-125。
呂鵬志，〈靈寶三元齋和道教中元節——《太上洞玄靈寶三元品戒經》考論〉，《文史》2013 年第 1 期，北京，頁 151-174。
李　凇，《中國道教美術史》第 1 卷。長沙：湖南美術出版社，2012。
李　凇，《神聖圖像：李凇中國美術史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李能和輯述，孫亦平校注，《朝鮮道教史》。濟南：齊魯書社，2016。
李緜書，〈論古靈寶經與早期道教——以道與至尊神為考察核心〉，《史原》復刊第 1 期（總第 22 期），2010 年 9 月，臺北，頁 63-152。
李緜書，〈論古上清經中的道與至尊神〉，《早期中國史研究》第 2 卷第 2 期，2010 年 12 月，臺北，頁 67-108。
李緜書，〈『弘明集』『廣弘明集』に見られる道教批判理論の定型化について〉，《東方宗教》第 125 號，2015 年 5 月，東京，頁 25-46。
林聖智，〈盛唐四川地區的道教摩崖造像——以安岳玄妙觀為主的考察〉，收入康豹、劉淑芬主編，《信仰、實踐與文化調適》上冊，頁 309-361。臺北：中央研究院，2013。
周西波，《杜光庭道教儀範之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03。
周西波，《道教靈驗記考探：經法驗證與宣揚》。臺北：文津出版社，2009。
胡文和，《四川道教佛教石窟藝術》。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胡文和，《中國道教石刻藝術史（上）》。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胡其德，〈濟度與登真：從三官信仰到三清信仰〉，《健行學報》第 34 卷第 1 期，2014 年 1 月，桃園，頁 75-103。
陳國符，《道藏源流考》。臺北：古亭書屋，1975。
黃海德，〈試論道教「三清」信仰的宗教內涵及其歷史演變〉，《世界宗教研究》2004 年第 2 期，北京，頁 72-79。
黃海德，〈唐代道教「三寶窟」與《南竺觀記》〉，《中國道教》2011 年第 3 期，北京，頁 15-20。
孫亦平，《杜光庭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孫亦平，《道教在韓國》。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6。
黎志添，〈南宋黃籙齋研究：以金允中「靈寶大法」為例〉，收入氏編，《道教圖像、考古與儀式：宋代道教的演變與特色》，頁 209-234。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趙　益，《六朝隋唐道教文獻研究》。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
趙永磊，〈北朝至隋唐國家祭祀形成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17。
張超然，〈系譜、教法及其整合：東晉南朝道教上清經派的基礎研究〉。臺北：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07。
張澤洪，《步罡踏斗：道教祭祀儀典》。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
張澤洪，《道教齋醮符咒儀式》。成都：巴蜀書社，1999。
張澤洪，《道教神仙信仰與祭祀儀式》。臺北：文津出版社，2003。
繆　哲，〈《魏文朗造像碑》考釋〉，《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 21 期，2006 年 9 月，臺北，頁 1-66。
劉　屹，《敬天與崇道——中古經教道教形成的思想史背景》。北京：中華書局，2005。
劉　屹，〈序篇　古靈寶經研究學術史〉，收入氏著，《六朝道教古靈寶經的歷史學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謝世維，〈聖典與傳譯：道教經典中的「翻譯」〉，收入氏著，《天界之文：魏晉南北朝靈寶經典研究》。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0。
鐘國發，《陶弘景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龍顯昭、黃海德編，《巴蜀道教碑文集成》。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7。
譚　靜，〈過山系瑤族（ミエン）に見る「三清神」について〉，收入廣田律子編著，《ミエン・ヤオの歌謠と儀礼》，頁 277-314。岡山：大学教育出版，2016。
上田正昭，《古代の道教と朝鮮文化》。京都：人文書院，1989。
山田利明，《六朝道教儀禮の研究》。東京：東方書店，1999。
小林正美，《六朝道教史研究》。東京：創文社，1990。
小林正美編，《道教の斎法儀礼の思想史的研究》。東京：知泉書館，2006。
小林正美，〈道教の斎法儀礼の原型の形成——指教斎法の成立構造——〉，收入氏編，《道教の斎法儀礼の思想史的研究》，頁 39-64。
小林正美，〈金籙斎法に基づく道教造像の形成と展開——四川省綿陽・安岳・大足の摩崖道教造像を中心に〉，收入氏編，《道教の斎法儀礼の思想史的研究》，頁 223-279。
小林正美，〈東晋・南朝における「佛教」・「道教」の称呼の成立と貴族社会〉，收入渡邊義浩編，《魏晉南北朝における貴族制の形成と三教・文学——歴史学・思想史・文学の連携による——》，頁 51-63。東京：汲古書院，2011。
小柳司氣太編，《白雲觀志附東嶽廟志》。東京：東方文化學院東京研究所，1934。
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道教史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7。
大淵忍爾，〈太真科とその周邊〉，收入氏著，《道教とその經典——道教史の研究　其の二——》。東京：創文社，1997。
丸山宏，《道教儀禮文書の歴史的研究》。東京：汲古書院，2004。
丸山宏，〈道教儀礼の出官啓事に関する諸問題〉，收入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刊行会編，《中国思想における身体・自然・信仰——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頁 441-469。東京：東方書店，2004。
石松日奈子，《北魏仏教造像史の研究》。東京：星雲社，2005。
中嶋隆藏，《雲笈七籤の基礎的研究》。東京：研文出版，2004。
石井昌子，《道教學の研究——陶弘景を中心に——》。東京：国書刊行会，1980。
吉岡義豊，《道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1952。
吉岡義豊，《道教経典史論》。東京：道教刊行会，1955。
吉岡義豊，《道教と仏教・第三》。東京：国書刊行会，1976。
吉岡義豊，《吉岡義豊著作集》第 3 卷。東京：五月書房，1988。
車柱環著，三浦國雄、野崎充彦譯，《朝鮮の道教》。京都：人文書院，1990。
坂出祥伸，《日本と道教文化》。東京：角川学芸出版，2010。
松本浩一，《宋代の道教と民間信仰》。東京：汲古書院，2006。
松原三郎，《中国仏教彫刻史論　図版篇三》。東京：吉川弘文館，199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砂山稔，《隋唐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平河出版社，1990。
神塚淑子，《六朝道教思想の研究》。東京：創文社，1999。
神塚淑子，《唐代道教関係石刻史料の研究》（平成 15 年度～平成 17 年度科学研究費補助金〔基盤研究（C）〕研究成果報告書），2006。
垣内智之，〈道教における九天説とその周邊〉，收入麥谷邦夫編，《三教交涉論叢續編》，頁 27-55。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2011。
野口鐵郎等編，《道教事典》。東京：平河社，1996。
野村耀昌，《周武法難の研究》。東京：東出版，1976。
横手裕，《道教の歷史》。東京：山川出版社，2015。
愛宕元，〈唐代樓觀孝——歐陽詢撰「大唐宗聖觀記」碑を手掛かりとして——〉，收入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頁 275-322。京都：同朋舍，1992。
塚本善隆，《魏書釈老志の研究》。京都：仏教文化研究所出版部，1961。
福永光司，《道教思想史研究》。東京：岩波書店，1988。
福永光司編，《道教と東アジア：中国・朝鮮・日本》。京都：人文書院，1989。
麥谷邦夫，〈陶弘景年譜考略（上）、（下）〉，《東方宗教》第 47、48 號，1976 年 4 月、10 月，東京，頁 30-61、56-83。
麥谷邦夫，〈道教における天界説の諸相——道教教理体系化の試みとの関連で——〉，《東洋学術研究》第 27 號，1988，東京，頁 54-73。
麥谷邦夫，〈『大洞真經三十九章』をめぐって〉，收入吉川忠夫編，《中國古道教史研究》，頁 55-87。京都：同朋舍，1992。
麥谷邦夫，〈梁天監十八年紀年銘墓磚と天監年間の陶弘景〉，收入礪波護編，《中國中世の文物》，頁 291-314。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93。
麥谷邦夫，〈華陽隱居への道——若き日の陶弘景と草創期の茅山〉，收入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刊行会編，《中国思想における身体・自然・信仰——坂出祥伸先生退休記念論集》，頁 367-381。東京：東方書店，2004。
麥谷邦夫，〈『道教義樞』と南北朝隋初唐期の道教教理學〉，收入氏著，《六朝隋唐道教思想研究》。東京：岩波書店，2018。
遊佐昇，〈「道教靈驗記」考 1〉，《明海大学外国語学部論集》第 4 集，1992 年 3 月，千葉，頁 131-140。
遊佐昇，〈「道教靈驗記」考 2〉，《明海大学外国語学部論集》第 5 集，1993 年 3 月，千葉，頁 116-128。
遊佐昇，〈「道教靈驗記」について〉，《明海大学外国語学部論集》第 8 集，1996 年 3 月，千葉，頁 225-232。
廣瀨直記，《六朝道教上清派再考——陶弘景を中心に》。東京：早稲田大学博士論文，2017。
都築晶子，〈南人寒門・寒人の宗教的想像力について——『真誥』をめぐって——〉，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東洋史研究》第 47 號第 2 期，1988 年 9 月，京都，頁 24-55。

都築晶子，〈南人寒門・寒人倫理の意識について——東晉後半の上清派經典を中心に——〉，《東方宗教》第 78 號，1991 年 11 月，東京，頁 45-68。

興膳宏，〈隋書經籍志道經序の道教教理：特に無上祕要との関連について〉，《京都大學文學部研究紀要》第 32 期，1993 年 3 月，京都，頁 1-44。

興膳宏、川合康三，《隋書經籍志詳攷》。東京：汲古書院，1996。

齋藤龍一，〈道教像のすがたとひろがり——南北朝～唐時代〉，收入齋藤龍一等編，《道教美術の可能性》，頁 83-94。東京：勉誠出版，2010。

Abe, Stanley K. “Chapter Five: Alternatives.” in *Ordinary Images*, pp. 270-31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Lagerwey, John. *Taoist Ritual in Chinese Society and History*. New York: Macmillan; London: Collier Macmillan, 1986.

Ofuchi, Ninji. “On *Ku Ling-pao-ching* 古靈宝経.” *Acta Asiatica* 27 (1974, Tokyo), pp. 33-56; 後改寫收入大淵忍爾，《道教とその經典——道教史の研究》，頁 73-218。

Pregadio, Fabrizio, ed. *The Encyclopedia of Taoism*, vol. 2.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Robinet, Isabelle.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Translated by Julian F. Pas and Norman J. Girardot.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3.

Schipper, Kristofer Marinus, and Franciscus Verellen, eds. *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 vol. 1.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Strickmann, Michel. “The Mao-shan Revelations: Taoism and the Aristocracy.” *T’oung Pao* 63, no.1 (1977, Leiden), pp. 1-63.

Verellen, Franciscus. “‘Evidential Miracles in Support of Taoism:’ The Inversion of a Buddhist Apologetic Tradition in Late Tang China.” *T’oung Pao* 78, no. 4 (1992, Leiden), pp. 217-26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64 (Dec. 2019), pp. 1-55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OI: 10.6253/ntuhistory.201912_(64).0001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anqing

Li, He-shu*

Abstract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aoism was influenced by Buddhism in various respects, like their scriptures and rituals, and many other essential issues have been raised.

For example, the complicated system of divinities in Taoist scriptures became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Buddhists used to criticize Taoism. The issue not only concerned how to reorganize the traditions of various faiths prevalent from the Han Dynasty, but concerned whether Taoism could confron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s a Teaching.

Although the Sanqing concept is so well-known and has a vast influence in the history of Taoism, investigations into its formation and early usage are scarce so far. The scholarly consensus is that the Sanqing as a supreme god hierarchy was established in the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or by the early Tang Dynasty. For more clarification, this article utilizes Taoist scriptures and other materials, such as historical documents, literary works, stone inscriptions as well as images, in order to enhance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of its formation and change.

Keywords: Sanqing, Taoism, Tianzun, Laojun, Yuqing.

*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ology, University of Tokyo. 7-3-1 Hongo, Bunkyo City, Tokyo 113-8654; E-mail: liheshu@hot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